

任主根鈍

# 社之會花

鈍根

卷一第

期六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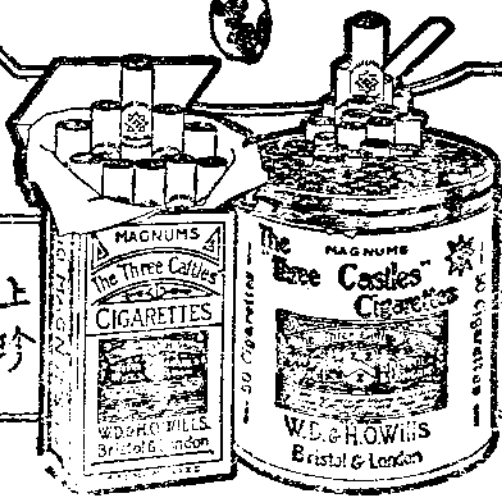


1924.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中華書局發行

寶 至 會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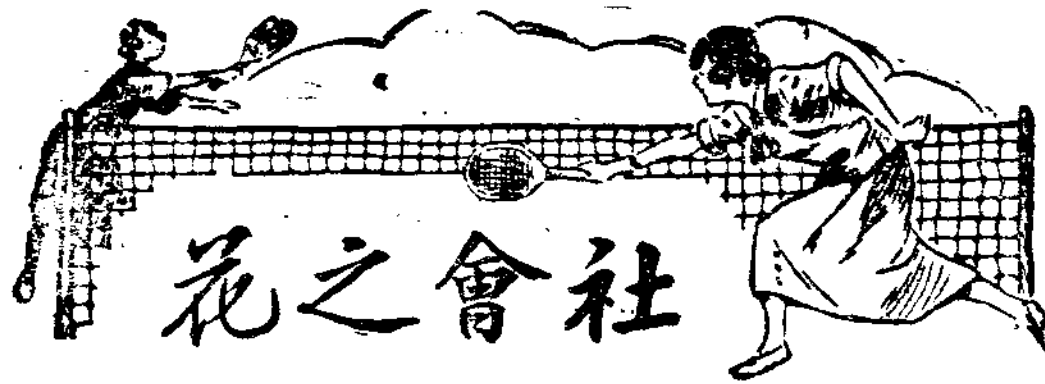


寶之社所上  
者至會謂珍

視人香台  
為咸烟炮大

台 炮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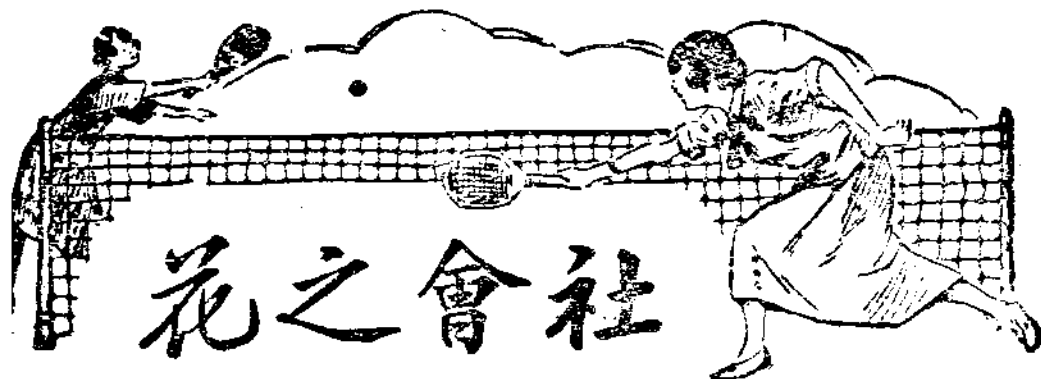




# 花之會社

.....(錄日期六十第卷一第).....

孟小冬之時裝小影	.....	蹉跎生
女伶碧雲霞飾狸貓換太子中之寇承御	.....	
北京坤伶郭瑞卿小影	.....	
梅花溪上之曝書亭	.....	
金夫之阱	.....	蹉跎生
拈花微笑錄	.....	鈍根
同車記	.....	慧劍
代朱淑真控白香詞譜狀	.....	慧劍
S C S	.....	范公任
劉孝子詩并序	.....	禹鐘
裁員的家庭	.....	王人治



# 社之會花

.....( 錄日期六十第卷一第 ).....

男女同學風潮又一寫真.....	慧荇
憐香小劫.....	天嘯
李耀東小史.....	斬佞生
西人剪指甲之迷信.....	葉懋桂
陳迹之回味.....	朱縹夷
閨詞.....	憨醉
車中的雜碎.....	禹鐘
真假新孃.....	馬二先生譯述
趣詩.....	醉憨
窗中怪影錄.....	張碧梧
社會趣聞.....	卿須輯
風流罪人因來稿太遲暫停一期	

女伶孟小冬之時裝小影



姜梅岩寄贈



女伶碧雲霞飾狸貓換太子之中寇承御



劉建侯君贈

御承寇之中子太換猫狸飾霞雲碧伶女



贈君侯建劉



北京坤伶郭瑞卿小影



北京李瀛洲攝贈



景風湖鴛

梅花溪上曝書亭



清朱竹垞太史別墅

贈郎淚湘瀟



慘情小說

金夫之阱

蹉跎生

幼琴得書。反覆展誦。覺所言殊有至理。純出愛己之心。不敢更以書往。而中心之悲痛。則又因是而轉深。幾至廢其眠食。乃不數日。而消息傳來。聞黃氏納綵矣。又數日。而奠雁矣。而親迎矣。每聞一訊。卽增一層慘楚。常日書空咄咄。職事且荒。幾成狂易。朋儕視狀。疑有深憂。詢之不言。慰之無效。則又疑其染疾。殊不料其失意於情場。竟至此也。荏苒流光。瞬垂三月。一日。忽有舊友王雪卿來訪。乃其幼時同門之彥。舊雨重逢。談頗歡洽。旋詢家室。幼琴歎曰。寄人籬下。傭書糊口。手胼足胝。菽水且不供。何有於家室。言次。慘然。雪卿曰。長此株守。窘困焉蘇。吾有一處。可爲君介紹。其人正懸重聘。以延記室。得如君之長才。碩學。爲掌籤記。年可坐致千金。倘賓主忻合。無間言。後此且未可限量。幼琴漠然。漫應之。姑詢其人。則黃潤卿也。幼琴心動。念其人非卽錦霞婿耶。得此進身之階。或可與意中人常相覲面。則雖枵腹從公。吾亦胡恤。因曰。渠求記室何爲。此言確耶。雪卿曰。安得弗確。吾與潤卿善。遇事恆就商於

我年來以事業繁重延聘通才爲  
之筭理而親朋所薦年少者則荒  
於學老成者又絀於才稍有片長  
卽傲睨自封視主人如無物甚或  
意存叵測蹈瑕抵隙持短長爲  
固位要挾之具居心尤不可問易  
者已屢迄無完善之人故今願斥  
鉅金招致俊乂特囑我爲之物色  
君如有意吾當引進幼琴喜甚故  
示沉吟弗決狀雪卿曰吾以爲如  
此機會實可遇而不可求須知天  
壤茫茫最難遇合求才與謀事均  
不易恰如其分正類滅燭夜行往  
背馳遂令覓主者至謂天下無  
明主而求才者則斥俗世無真才  
豈盡無之不相值也機會之來俄  
頃卽逝一縱不可復得矣幼琴乃  
曰謝君提挈吾決往矣此間當暫  
乞假請代二月爲期試往一辨何  
如雪卿曰善實則君乃自怯吾可  
斷言此行決無復返之日議既定  
雪卿遂行幼琴默念前途中心滋  
樂精神頓爽揚言歸鄉覓地葬父  
略事收束請代而行一來復後入  
黃氏門矣黃氏宅在西郊廈屋連  
雲占地頗廣幼琴所居爲別一院  
落處宅之東偏精舍三楹卽黃會  
客治事之所顏其門曰黃潤記賬  
房同事者有五或司簿籍或管出  
納幼琴則掌機要之函牘兼代主  
人會客事極旁午幼琴意有所屬  
治事絕勤奮冀博主人歡心謀久  
長計惟時以錦霞爲念留心窺探  
而內外隔絕旬日間初未一覩其  
形影卽譬效亦不相聞憑窗內觀  
則一色湘簾紗窗常掩更不審玉

人何處而黃潤卿者年垂不惑面如血染僅留一綫漸移漸細幼琴團圍作富翁腹碩軀肥鼻鈎目陷雙額高聳一望而知爲深於城府者對人恆傲慢自恣使非爲濃眉所壓雙瞳且仰翻額上然視幼琴則獨紆尊降貴和靄可親尊之如師保特加禮敬視餘人則呼叱如僕隸絕不假以詞色同輩因爭羨幼琴之際遇謂爲得未曾有積羨成妒每憾弗如幼琴以爲舊雨嘯植之功益復增感重九前二日時已近晚霞彩滿天夕照映墻巔紅

如血染僅留一綫漸移漸細幼琴治事甫畢獨立門外閒眺舒其筋力遙聞汽笛聲自遠而近一車疾駛抵門前鬆漆尙新上黑而下紫識爲宅中物初疑宅主歸也急避門側讓之入甫一引首車已轉輪直進相距不盈一尺車中端坐者乃一淡粧女子修眉入鬢妙目含波玉容嚴冷如凝霜則正意中人也邂逅相逢心花怒放集全身之力盡注於雙瞳之內凝神睇望已爲車中所瞥見立作驚訝之容

回首凝眸身幾起立而車已轉入內宅爲墻角所隔瞬卽弗見但聞機聲軋軋及車扉開闔而已正如天矯遊龍隱入白雲深處形迹都渺而天光欲暝暮靄沉沉景色亦爲之驟變一似長空霞彩天末斜陽俱隨玉人而去一切無復生氣幼琴木立如偶不能移跬步雙眸直視狀類失神忽覺有人笑撫其肩曰先生有何所矚何思之深也幼琴陡驚回首急視則主人也面乃大頰踉蹌莫可名狀舌亦木強



不。能。應。久。之。始。曰。吾。無。所。思。第。盼。聞。言。頗。突。兀。已。疑。窺。破。其。隱。大。駭。曰。君。非。周。先。生。耶。幼。琴。訝。曰。然。詢。主。人。歸。耳。忽。覺。己。身。實。向。內。而。立。噤。不。能。聲。潤。卿。徐。曰。先。生。得。毋。斥。我。唐。突。吾。以。吾。妻。才。貌。均。佳。恆。嚮。人。自。矜。不。期。直。言。幸。勿。見。罪。爾。我。賓。主。至。交。妻。孥。儘。可。相。見。遲。日。吾。當。爲。君。引。進。幼。琴。乃。曰。理。應。叩。謁。不。敢。請。耳。潤。卿。又。笑。曰。吾。妻。諒。亦。樂。於。見。君。當。再。報。命。遂。笑。而。入。幼。琴。驚。疑。莫。定。則。亦。快。快。入。室。重。九。日。晚。餐。罷。後。幼。琴。獨。步。庭。除。對。月。長。歎。忽。見。一。人。影。循。牆。而。出。翩。若。驚。鴻。駭。視。之。乃。垂。髻。婢。也。低。聲。問。暗。中。逕。入。東。偏。複。室。漆。黑。不。辨。一。不。能。應。久。之。始。曰。吾。無。所。思。第。盼。聞。言。頗。突。兀。已。疑。窺。破。其。隱。大。駭。曰。君。非。周。先。生。耶。幼。琴。訝。曰。然。詢。主。人。歸。耳。忽。覺。己。身。實。向。內。而。立。噤。不。能。聲。潤。卿。徐。曰。先。生。得。毋。斥。我。唐。突。吾。以。吾。妻。才。貌。均。佳。恆。嚮。人。自。矜。不。期。直。言。幸。勿。見。罪。爾。我。賓。主。至。交。妻。孥。儘。可。相。見。遲。日。吾。當。爲。君。引。進。幼。琴。乃。曰。理。應。叩。謁。不。敢。請。耳。潤。卿。又。笑。曰。吾。妻。諒。亦。樂。於。見。君。當。再。報。命。遂。笑。而。入。幼。琴。驚。疑。莫。定。則。亦。快。快。入。室。重。九。日。晚。餐。罷。後。幼。琴。獨。步。庭。除。對。月。長。歎。忽。見。一。人。影。循。牆。而。出。翩。若。驚。鴻。駭。視。之。乃。垂。髻。婢。也。低。聲。問。暗。中。逕。入。東。偏。複。室。漆。黑。不。辨。一。如。豆。急。易。其。詞。曰。吾。觀。此。宅。建。築。殊。佳。工。料。尤。堅。緻。潤。卿。笑。曰。謬。承。獎。飾。令。我。顏。汗。言。次。目。光。灼。灼。注。幼。琴。銳。利。如。刃。直。洞。其。肺。腑。忽。曰。君。立。門。外。幾。時。矣。會。見。拙。荆。歸。未。幼。琴。期。期。勉。應。曰。適。有。汽。車。載。一。女。子。歸。來。不。審。是。否。尊。夫。人。潤。卿。笑。曰。是。矣。詎。君。弗。識。耶。須。知。吾。婦。貌。殊。非。陋。青。春。亦。正。與。君。等。幼。琴。

物心殊。恒怯。顧念宅中出入者衆。覺藏身地。而室中燈忽爾大明。潤  
 燈明。易爲人睹。此固錦霞謹慎處。卿已啓簾入。瞥見有人。遽返身而  
 於是直入不疑。婢低言曰。先生姑。奔狂呼捕賊。幼琴窘急。圖逸。甫及  
 靜俟。吾當往報夫人。因自趨出。登。戶限。婢媼三四已蜂擁而至。立爲  
 登上樓去。幼琴心緒起伏。屏息潛。所執羣呼曰。賊得矣。於有一人傳  
 待且防觸物。直立不敢動。第自部。令曰。主人在賬房立候。趣縛之去。  
 署其相見之語。陡聞履聲。囊囊自。幼琴至此。僅旬日。內外隔絕。婢媼  
 外來不類。蓮瓣逕入外室。正惶惑。咸未識其面。謂爲真賊。或推或挽。  
 間忽聞潤卿聲曰。燈胡盡。熄人均。簇擁至賬房。幼琴無以自明。窘極  
 安往。幼琴大震。心膽幾碎。燈光一。欲哭默念。錦霞必不以此陷我。特  
 棧已自簾隙射入外室。電火開矣。我運蹇致罹於禍。聞我見誣不審。  
 一時驚怖。不知所措。懼其再進。擬。渠心痛。又將奚若。遙見潤卿。則正  
 高坐狂呼。趣以賊來咆哮如獷獸。環而坐者均同事也。幼琴窘急。慚  
 惶無以自匿。容色灰敗。俯首不敢。仰視潤卿。遙見遽爾起立。大詫曰。  
 此非周先生耶。吾令若曹捕賊。何。得誤拘衆。噉應曰。此卽賊也。潤卿  
 怒斥曰。何得妄言。周先生豈肯作。賊入吾藏銀之庫。決無是理。賊或  
 乘亂逸矣。衆譁然曰。銀房中正。是。此人初無他賊。潤卿揮手令衆出。  
 曰。此事殊誤。若曹趣往留心門戶。毋許告人。衆乃散出。潤卿急前。攜

幼。琴。手。曰。先。生。受。驚。矣。暗。中。倉。卒。致。爾。開。罪。萬。不。料。竟。爲。先。生。幸。恕。孟。浪。願。君。何。以。入。內。吾。殊。弗。解。幼。琴。慘。然。欲。哭。實。不。能。自。圓。其。說。潤。卿。微。笑。曰。詎。欲。入。內。覓。我。耶。抑。暗。中。誤。走。門。徑。耶。君。亦。殊。自。誤。當。吾。入。時。脫。卽。見。告。決。不。致。冒。犯。尊。嚴。幼。琴。神。色。略。定。乃。曰。吾。實。不。知。此。身。何。以。入。內。然。可。自。誓。絕。不。爲。盜。潤。卿。笑。曰。吾。知。先。生。亦。決。不。屑。作。此。下。流。或。者。爲。鬼。物。所。弄。此。地。曩。均。墟。墓。向。係。燐。火。出。沒。之。處。建。屋。尙。未。十。稔。必。遇。眚。矣。因。曰。爾。我。至。交。勿。以。介。懷。後。此。第。自。慎。晚。間。切。勿。輕。出。願。衆。人。曰。周。君。品。格。清。高。吾。深。信。其。決。無。他。意。今。日。之。事。諸。君。幸。祕。勿。語。人。誣。其。清。名。而。貽。笑。柄。諸。人。素。嫉。幼。琴。獨。得。主。人。青。睞。頃。見。被。拘。心。咸。竊。喜。謂。必。窘。而。逐。之。乃。竟。曲。爲。庇。護。衆。益。不。平。則。咸。相。視。而。哂。作。輕。薄。態。幼。琴。感。激。潤。卿。至。於。極。地。則。轉。自。悔。不。應。冒。昧。而。入。內。室。幸。遇。明。主。否。則。殆。矣。旣。感。且。慚。淚。承。於。睫。急。自。申。謝。潤。卿。止。之。曰。爾。我。相。待。以。誠。不。必。自。拘。於。禮。數。後。此。勿。存。介。蒂。譬。如。無。今。日。事。可。矣。於。是。縱。談。他。事。賓。主。仍。歡。洽。無。間。幼。琴。益。滋。感。佩。竊。謂。此。等。人。物。俗。世。所。無。錦。霞。乃。得。婿。之。幸。福。實。無。限。量。不。期。五。體。投。地。願。爲。盡。力。翌。日。晨。起。至。廊。下。盥。洗。忽。見。一。幼。婢。盤。桓。庭。內。狀。頗。惶。遽。四。顧。無。人。遽。前。問。曰。先。生。是。否。周。公。子。幼。琴。已。存。戒。心。審。視。又。非。昨。夕。之。人。不。敢。應。婢。凝。眸。細。審。曰。是。公。子。也。宵。來。吾。已。識。之。曾。次。匆。匆。出。

一。小。箋。置。几。上。回。身。馳。去。幼。琴。取。視。字。迹。頗。潦。草。而。煙。霏。露。結。辨。爲。錦。霞。手。筆。僅。寥寥。數。語。曰。

此。是。豺。狼。之。窟。設。穽。陷。君。不。急。行。者。大。禍。且。至。萬。勿。留。戀。以。取。禍。趣。行。趣。行。毋。俟。終。日。金。玉。良。言。至。囑。至。囑。

幼。琴。閱。竟。自。思。此。特。錦。霞。過。慮。耳。宵。來。之。約。出。自。錦。霞。非。潤。卿。所。悉。乃。彼。違。返。致。爾。敗。露。此。固。事。理。所。有。非。彼。設。穽。乃。錦。霞。未。審。歸。期。自。誤。而。又。誤。我。於。潤。卿。何。尤。脫。欲。陷。

金夫之辭

我。者。儘。可。加。我。以。盜。名。吾。已。莫。能。自。白。而。竟。釋。我。其。非。設。穽。明。矣。吾。觀。潤。卿。意。殊。懇。摯。渠。之。釋。我。實。出。誠。心。倘。圖。加。害。者。焉。肯。縱。我。已。成。立。之。罪。名。而。轉。求。不。可。必。得。之。罪。

案。決。無。是。理。錦。霞。局。處。深。閨。僅。知。吾。以。盜。被。拘。遂。疑。陷。我。固。出。愛。我。之。忱。第。獨。未。審。藁。砧。之。大。度。容。人。視。我。殊。善。彼。既。有。德。於。我。安。可。背。之。而。遽。行。脫。逕。行。者。真。將。疑。我。存。心。爲。盜。事。敗。而。遁。矣。因。亦。不。以。錦。霞。之。告。誡。爲。意。坦。然。無。復。顧。慮。不。

意。僅。閱。四。日。巨。網。已。彌。天。而。下。入。樊。籠。矣。是。日。清。晨。適。至。辦。公。室。治。事。司。出。納。之。陳。姓。忽。爾。狂。呼。謂。銀。箱。中。失。竊。鉅。款。衆。人。聞。聲。驚。集。視。其。鎖。鍵。如。故。而。窗。戶。盡。閉。內。外。門。亦。未。啓。衆。咸。笑。其。妄。而。陳。執。言。非。誣。狀。頗。窘。急。潤。卿。亦。出。視。詢。陳。以。狀。則。言。箱。中。現。款。俱。在。惟。地。產。公。司。之。鈔。幣。七。千。元。已。不。翼。飛。去。潤。卿。亦。驚。環。視。室。中。嚴。整。如。故。笑。曰。世。豈。有。此。飛。賊。汝。或。誤。藏。他。處。偶。不。記。憶。耳。陳。正。色。力。辯。曰。此。吾。職。



責所繫。昨晚結賬後。吾猶檢視。甯能有誤。潤卿曰。若然。則當報警偵緝。因呼人往報警區。移時。卽有偵探挾警士同來。繞室細審。初無盜迹。登高而望。屋瓦亦完整。因決然曰。此非外來賊宅中。或藏宵小乎。衆聞語。目光不期盡注幼琴。潤卿則曰。此間均吾辦事員所居。何來宵小。幼琴自以前晚事已身實處嫌疑之地。致爲衆矢所集。急曰。吾儕同事五六。而居此。僅三晨間。均未他出。應請一一搜檢。潤卿曰。是又何必。諸君悉上流人物。安有見疑。司清賬之金。姓時適自樓而下。卽曰。周君言善。否則吾儕均無以自明。陳姓亦曰。非嚴搜之人。且謂我藏銀而託詞。被盜圖侵吞矣。潤卿曰。然則姑一檢之。固亦無礙。是時三人均臥樓上。金與幼琴同室。而陳則獨處。偵探乃率警士登樓。先搜陳室。無所得。繼檢金之行李。亦無長物。始及幼琴。幼琴出鑰啓行篋待驗。則盡衣服書籍之屬。翻檢至底。得一黑布包。幼琴詫曰。此裏何來偵探。啞曰。汝箱中物。乃不知耶。展視之。則七千元之鈔幣。赫然在焉。外此尚有紙裹之手鎗一子彈。數排巨匙。一串金飾。數事。衆乃大譁。幼琴驚駭。不知所自。急曰。吾安有此。直栽誣耳。偵探怒曰。吾輩乃來栽賊者耶。遽伸手欲掌其頰。潤卿阻之曰。周君文人。復與我善。幸勿苦之。金姓曰。是矣。前數天周曾語我。主人爲富不仁。坐擁厚產。可脅而劫也。不入吾彀者。以丸餉之。今藏兇器。其言確矣。幼琴驚

悸失魂力辯曰。吾安有是言。皇天  
后土。實鑒臨之。吾與汝無怨。胡得  
以血噴我。金曰。不必辯矣。辯亦無  
濟。幼琴急極曰。吾可自誓。實無此  
言。且未爲盜。金又哂曰。前夜內庫  
房中。汝亦自誓非盜。然則詎有人  
邀汝入耶。幼琴語塞。痛哭失聲。潤  
卿至此。始大怒曰。吾猶以汝爲人  
前晚之事。諉爲遇。告代汝掩飾。吾  
之視汝。可云仁至義盡。不圖以怨  
報德。竟欲戕我。是真獨坐窮山。引  
虎自衛矣。幸早發覺。不致受汝荼  
毒。因以前事告探警。偵探正視金  
飾。卽曰。此積盜也。金飾卽前數日  
北區盜劫失單中之賊物。或者尙  
有他案。當俟偵查。推幼琴背曰。去  
遂擁之行。時以盜風甚熾。懲辦絕  
嚴。越日判下。賊歸原主。幼琴則處  
十年禁錮之刑。蓋以衆證確鑿。百  
口莫辯。卽不自承。亦無濟矣。錦霞  
聞耗。度爲藥砧所陷。忿不欲生。意  
圖爲之復讎。而真相未明。不敢造  
次。潛行探訪。潤卿得意之餘。不期  
微有所洩。蓋自錦霞嫁後。深恨潤  
卿。蔑視其人格。以爲彼挾金錢。購  
我軀殼。終不能購我靈犀。此念一  
存。玉容恆冷若冰霜。從未以歡顏  
相對。潤卿百計欲逗其笑。贈之以  
衣飾。遺之以存摺。乃轉增其厭鄙。  
雖賈大夫之射雉。周幽王之舉烽。  
恐猶未足迴其情。笑於是疑。其別  
具隱衷。俟歸甯時。潛搜祕篋。得幼  
琴復書。始知其芳心。固有所屬。遂  
又疑其歸省。實作桑中之行。妒念  
既生。急圖報復。欲得幼琴者。而甘  
心焉。旋知雪卿爲其同門。乃以延

記室爲名託代招致正圖結網  
以冒此情敵迨幼琴與錦霞邂逅  
門首若失魂魄適爲潤卿所值形  
迹既顯圖謀之心益急潛囑心腹  
豫報盜劫爲栽賊陷害地而令黠  
婢假錦霞名密邀之入誣以爲盜  
毀其名譽所以仍釋而不即發者  
則以盜究無賊不易執其口而堅  
人之信罪亦至微故又顯示寬容  
而羈縻之密以賊物鈔幣囑金陳  
二人栽誣於是衆口一詞斥其爲  
盜加以僞證罪乃成立居心險而  
用計狡矣錦霞初於車中見幼琴  
猶疑偶爾相值迨夜入銀房事發  
始知其已作記室則疑爲己而投  
身是間第決不至鹵莽自輕謀相  
見而蚤夜入內料爲藁砧所陷旋  
聞得釋則度後患且不測馳書警  
告而促之行情未明言其事致幼  
琴猶誤謂初次之婢亦爲意中人  
所約不虞設筭遂致因循自誤一  
發而莫可收拾事機至迅部者至  
密雖有智者亦莫能爲謀矣錦霞  
得實悲痛怨憤幾成狂易密謀報  
復則恐孤立無助轉貽幼琴以不  
利乃大慟曰吾雖不陷幼琴幼琴  
實因我而入穿渠以愛我反以自  
陷吾不能救安能更以靦顏事讎  
惟有一死以報知己重圖歡會於  
來生耳因卽臚敘事實函告父母  
以發其覆己則仰藥自戕女父得  
書欲訟潤卿則挾新舊之債券易  
之事亦旋寢幼琴鐵窗聞耗一慟  
而絕覓情人於天上而女之父兄  
仍瀕凍餒矣

拈花微笑錄

(續)

根 鈍

陋巷小兒揭竿爲棒剪紙爲旗分隊列陳儼然戰爭父兄見之且加呵斥師長見之厲色訓誡以爲此無意識之兒戲也方今學校模倣外國編練童子軍分讀書之光陰從事形式之操演手持木棒頭繫素巾帽必折其半而罣于背短褲露膝在外國爲小兒裝而吾國年逾弱冠長邁五尺之老童子軍亦效顰焉童子軍之職務爲旅行軍樂洋皮靴囊橐但求觀者悅目行者弗辭勞苦也次爲救傷以健康無病之人強之臥抬床且爲之縛紉帶包頭裹腿而黏橡皮膏焉次爲炊爨拾磚支竈一如陋巷之兒戲惟一以土屑爲米不薪無火此則器具材料皆爲眞物不惜以麵包雞子供其犧牲耳次爲露宿但能于操演時支搭棚帳未必眞能睡眠野外也其他若巡哨偵探旗語等事





類皆貌似神非徒具形式未聞施諸實用也。而乃校長視爲要政官廳崇爲大典會操之日雖督軍省長亦皆親臨致祝然則彼陋巷小兒之嬉戲又何以爲人輕藐至此耶無他創始者之勢力不同耳。

打胎墮兒向干厲禁娼家冷藥亦爲法令所不許有醫生及穩婆貪小利售秘方爲人墮私胎者衆皆鄙而唾之甚或捉將官裏去焉十餘年前余曾倡減少生殖以救國貧之說聞者譁然斥爲謬論不圖五六年後乃有山格夫人者出以外國貴婦之聲勢來華宣傳其節制生育之主張登最尊嚴之宗教講

壇昌言男女交媾之道教人以猪油等物塞入陰戶使男子精蟲不能生存其中迂者聞之掩耳疾走以爲褻矣然而官廳優容之學界歡迎之輿論贊同之何也外國人所倡之學說無不爲中國人所崇拜余之倡議節慾減少生殖不爲人所贊許者以余非外國人故也。

余又嘗發起中國商報理由書概算書秩然大備而附議者寥寥資本家聞招股辦報輒掉首他顧然而不數年後有商界名人創辦此報一呼而集者十餘萬此無他宗旨相同而發起人之面子大小不同也。



余又嘗發起儉德會。附列姓名者數千人。而助以實力者無一人。又嘗計畫歸蓄會。寒士亟贊其說。而謀占一席之地者。頃刻數十人。其員社會時望。而具財產信用。足當發起人資格者。無一人。然未幾而萬國儲蓄會出現。今其吸收之資財。幾千萬矣。又未幾而儉德儲蓄會出現。今其房屋器具。日益美備矣。夫余之所以不成。而彼之所以成者。其故何耶。余赤手無所憑藉。彼則一爲外國人創辦之機關。中國人治然投資。而弗疑。一則以上級職員之面子。羅致下級職員入會。且以月俸提成。作會費。宜其實力之易充也。

拈花微笑錄



# 五十年秘史大觀

■ 珍秘名貴之史學絕作

我國自古迄今政治上之異聞宮闈中之豔蹟社會之隱微瑣屑凡屬於香豔風流者類皆別饒趣味顧散見諸家著作漫無統緒閱者苦之本書上起三皇下迄清末搜剔巨細不遺採書至千餘種置備一編直可抵千餘種書籍洋乎洵大觀也卷目列下

- △三皇紀秘史
  - △五帝紀秘史
  - △陶唐氏紀秘史
  - △有虞氏紀秘史
  - △夏紀秘史
  - △商紀秘史
  - △周紀秘史
  - △秦紀秘史
  - △漢紀秘史
  - △三國紀秘史
  - △晉紀秘史
  - △南朝紀秘史
  - △北朝紀秘史
  - △隋紀秘史
  - △五代紀秘史
  - △唐紀秘史
  - △元紀秘史
  - △宋紀秘史
  - △清紀秘史
  - △附太平天國秘史及洪憲秘史
- 全書洋裝六冊 ● 附贈滑稽二冊  
● 共裝錦盒一只 ● 定價大洋四元

◎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 路四馬 海上 ◎

## 寫情 秘記 閨秀相思記

□ 香豔妙品

□ 女界創作

書為吳門某女士未嫁以前所著。為思念未婚夫紀實之作。一往深情。纏綿無盡。完全深閨思女口吻。不泛不膚。無詞不豔。入情入理。有語皆香。與其他言情著作。迥乎不同。洵妙品也。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上海 四馬路 中市 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 同車記

慧劍

車至丁家橋少駐。段夫人忽語予曰：爾知人生殞折之理乎？予足恭曰：下走深愧不知也。夫人搖首歎曰：爾青年胡能知此？然亦以不知爲佳。蓋人生如張一眩人之幕，舉凡顰笑歡噓，胥一一自幕中扮演而出。苟預燭其所蘊於其情節，皆若素稔，則枯坐以俟幕噤，尙復何趣？予曰：然如莊嚴者未病之先，方鹿鹿圖，一會使自知其病不閱而死，則此文會必亦無成。吾言未已，女忽去其矜貴之容，力引母臂，呼曰：阿娘，夫人回首曰：何也？女移目視予，復嘿然而止。夫人嘗嘗無覺，則仍就予暢言哲理，旁及蘇格拉底無詭之論。時車輪甫動，汽笛亦劃然作，淒長之鳴。夫人如有所憶，則起身曰：吾將造鄰車視一故人。予此入攻希臘哲學，師我而掩我者也。予立而爲禮。夫人自推門出，予復就座，取紙菸吸之。女忽面予曰：先生適與阿娘所言，有所謂莊嚴者，殆先生友乎？予被此詰，既愕且悔，然不得不應，則應之曰：然女微震曰：就先生所言之，此人似已死矣。予以首外向徐曰：女士何爲見質？女鬱悶既久，但冀能殫其言，一切皆不之忌。斷然曰：曩吾固數見

先生於彼家我之一名必嘗受知於先生率言之我蓋桐子也予大窘女之爲桐子卽徵女自揭以語我予亦能繇髣髴中以審定其是今見其蹴去禮防坦白相對無復稍隱轉志志莫知爲答女俟予語不得則更曰嚴初息於東城醫院病雖殮殪而不甚猶示我以馬大夫酌藥之方奈何卒不免於死語至是聲漸哽咽予愈窘知女此時決不可繩以常禮幸同車之客尙寡門右一嫗已扶頭睡更有四五人方聚而共話未嘗留意及此因僞咳以惕女咳聲似曰慎之若娘且至女雖悉顧中心悲極遂亦不能自持則掩面而哭睡嫗爲哭聲所覺力伸其腿蹴門作響羣人亦爭爲異狀向女女夷然無動時車行甚疾風復凌厲道旁雜樹皆反奔而聲羣人矚女既久無得目光乃漸他屬少須車行略緩則門啓夫人入矣夫人年事雖高顧沈肅遠不如其女入時初不就座但大聲複述其故人子之言言次復盛稱其言之當予寢知夫人意之所嚮不審何故乃焦悚至不可耐更自夫人臂罅窺女見女低首弄衣角不已於夫人語似漠無所聞予曰夫人此世姪殆已臻哀樂中年之境矣夫人曰幸不如先生言予大異夫人奈何言幸欲尋迹其理而夫人已就座續曰天下爲學問之人發軔殊者其歸必異彼人稚年與阿桐同受吾教阿桐修古文詞彼則治周秦諸子學說今彼能以哲論力自拔於堙曖而阿桐初不之善其例也言竟翕唇回目其女女仍俛首不動夫人徵畫

乃置此弗言。縱爲他論。漸復泊於人生。殞折之理。女忽取巾自拭。其醫予知旨。不敢更道。莊嚴然。夫人言中。已屢屢及之。夫人不能舉莊嚴之名。但渾然括之曰。彼少年人。夫人一言。彼少年人。女巾卽一上巾。凡數上。車笛大鳴。則江口站至矣。夫人聞江口。至談鋒驟斂。起立取綠皮實錢之袋。挽之臂間。卽引女先行。予亦踵之下。車至票棚。側爲衆所格。久久始排衆而出。遙見夫人與女雅步向江干去。女尙回首微與予爲禮。予萬念奔湊。力扶吾頭。思吾果蹤女此去之地。爲當耶。抑屏不之間。爲當思時。兩眼皆翳。見二人背影。漸由尺而寸。而渺不可迹。乃自咎無膽。不已。莊嚴雖逝。彼垂死哭訴之言。固猶麗吾耳。在理宜歸我。轉致之女。天下爲情愛所劫持之人。旣迷惘於發端。其結局又安可不令了了。因大悔。悔極則深。幸莊嚴之死。不爾以當吾境。將奈何。雖然。果莊嚴能不死。而與女晤言。如我者。又胡從必。其終於鐵羽耶。此一念。吾至今不能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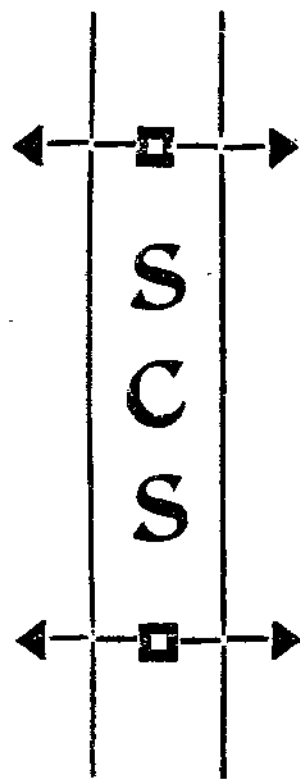




代朱淑真控白香詞譜狀

天嘯

為妨害名譽提起公訴事竊舒夢蘭所輯白香詞譜內有生查子一闕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鏡依舊不見去年人泪濕青衫袖署為淑真所作遂令天下後世輒以幽棲易安相提并論詎為有文無行然易安再適張氏具載茗溪漁隱詩話及趙彥衛重麓漫鈔書心傳中其事固無可諱淑真雖所偶非倫弗遂素志但只自傷薄命未嘗稍有異志故號幽棲居士所著斷腸集十卷旋以散佚雅不欲以流傳於世毛晉汲古閣跋言之甚詳晉跋稱淑真詞僅見兩闕於草堂集又見一闕於十大曲中後得洪武間鈔本乃與漱石詞并刊然至廿七闕非原本也因楊升庵詞品中載有月上柳梢頭一闕指為淑真所作晉跋遂復稱為白璧微瑕然此月上柳梢頭之詞實係歐陽脩所作原詞具載廬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而毛晉刻汲古閣宋名家詞六十一種六一此詞亦在其列是皆班班可攷詎得誣為淑真手筆查楊升庵乃楊朱後人因先叔朱文公按斷腸詞紀略淑真為文公侄女註四子書時嘗斥楊朱為異端故挾世仇以誣淑真初無足怪特怪毛晉既刻淑真之詞行世復刻六一之詞於宋名家集中一詞兩見何以絕不一察淑真之斷腸集雖已失傳然歐陽修之廬陵集固在乃不一檢輒沿升庵詞品加以重誣竟於跋中談實為白璧微瑕毋亦魯莽之甚然毛晉乃毛延壽後人顛倒是非已成千古遺傳之性不足深責惟舒某所訂詞譜用以傳世詎可不加攷訪貿然盲從致令千古沈寃迄難一白敗人名節莫此為甚九原之下甯不斷腸茲值民國法律改良此等妨礙名譽之罪既已著有專條為此提起訴訟請求照律處分治以相當之罪并勒令登報更正實為德便



范范  
公公  
英任  
註作

觀前街上每到禮拜六下半天。來來往往的男男女女。便覺得多了十分之五。（你可是去數過的麼。不然。怎樣會連幾分之幾都曉得呢。）這些人的裝束。大都另有一派。而最最可以作為標記的。便是他們的眼睛上。大都加有兩個黑圓圈裏嵌玻璃的東西。（這是什麼東西。倒要請教請教。）

閑文少叙。話歸正傳。你道這一班到底是怎樣的人物。我想聰明的看官們。早已猜到。也不用做小說的多說了。（這一班到底是怎樣的人物。倒要請教請教。）且說其中有一個姓官的。身穿湖縐銀鼠袍子。外加團花緞子馬褂。脚上一雙元色大英皮鞋。黑光四射。臉上那麼不消說得。自然照例有兩個黑圓圈裏嵌玻璃的東西。他先從觀東到觀西。又從觀西到觀東。又到

S  
C  
S

一

大成坊附近來回的走了三次。然後從西觀門進。元妙觀到大殿上兜了一個圈子。走出大殿。由中觀門出去。向左轉到一家洋貨店裏立了一刻。又從東觀門進去。再從中觀門出來。一直向宮巷而去。（官君官君亦知腳酸乎）哈哈。看官們呀。你們看了我這一段怪嚙嚙的文字。一定十分討厭。但要請看官們原諒。因為我現在描寫姓官的。姓官的既然這樣走。我也只好這樣做。或者還有些看官們要問我。他為什麼要這樣螞蟻爬熱灶似的走來走去。那麼我也只有立正三鞠躬。謹謝不敏了。（我倒想着了）

嚴正的太陽也許不喜歡看見這一班人。所以每到禮拜六下午。只要眼睛一剎。他老人家早已回西方去了。這時姓官的也慢吞吞地回他的旅館裏去。（呀。姓官的是回旅館去麼。他是一個旅客麼）說到他的旅館。倒也希奇得很。普通的旅館。旅客租住一年半載的。雖然也有。但是很少。惟有這個旅館。旅客去住。起碼半年。普通的旅館。茶房對於旅客。總十分恭敬。惟是這個旅館。旅客却處處要受茶房的管束。便是旅客出外。也只有禮拜六下午。天可以自由。其餘的日子。非得茶房的許可。便不能出去了。唉。老實告訴看官們罷。這個那裏是旅館。不過這

班人當他是旅館我也只好稱他是旅館罷了。（哇。姓官的原來是回這個旅館去。他原來是一個這樣的旅客。）話太離本文了。且說姓官的回到旅館。走到自己住的一號房間。推門進去。早有幾個同志在那裏。一看見姓官的。便齊聲說道。密司脫官。今天怎樣回得這樣晚。可又探到了什麼。（官君官君。你原來是個偵探。麼。失敬了。）姓官的先一屁股在一張空櫈上坐下。帶着怨恨的口氣說道。你們倒好寫意呀。可知道我的腿多跑折了。（何苦。）停了一會。又說道。我今天巡閱了半天。只巡閱到一個S。他的C實在不差。并且他的name和address。我都打聽得一清二楚。哼。我的手段怎樣。於是大家笑道。你的手段不高明。我們三司黨裏也。不舉你做兩觀巡閱使了。（較之前清的兩廣總督如何一笑。）

三司黨是這樣一個黨。現在約略把他講一講。

三司黨的起頭。是叫巡行團。團員有杜明儉。曾葆員。王八旦。和密司脫官。幾個人。後來團員。越加越多。因此杜明儉主張改組。大家也極贊成。便在一个禮拜六下午。假座某園。開成立大會。當時自然是由杜明儉做臨時主席。大家先公定了三條主義。第一條是交游Miss。第二條是

研究Face第三條是實行Ins這三條主義便叫三司主義（較之孫文之三民主義如何一笑）並且改巡行團之名爲三司黨公舉杜明儉做黨魁曾葆貝做司庫王八旦做書記密司脫官做兩觀巡閱使這一段便是三司黨小小的歷史至於他的詳細內容因爲該黨黨員嚴守秘密做小說的也無從探聽了。

再說姓官的當時又把在觀前所巡閱的經過如此如此的講了一遍（如此如此四字省却千言萬語的齷齪文字）旅館裏吃夜飯的鐘已打了於是都進飯堂吃飯去他們吃飯是叫開戰筷子便是戰具大家用筷舉一舉便是下的哀的美頓書於是戰爭開始了眼明手快都有決一死戰的氣概一直打到落花流水杯盤狼藉方才宣告暫行停戰各回自己的房間而去（讀了這一段形容飯戰的文字爲之噴飯）姓官的和他的同黨自然是重行開始辦公書記王八旦在衣袋裏拿出一本情書規範找了一篇肉麻當有趣的情書換了一頭一尾騰寫好了兩觀巡閱使便立刻寄到發信箱裏去（君腿已復原乎）要知前途接到了這封信有無回復以及三司黨對於這事怎樣進行且聽下回分解。





禹鍾

劉孝子詩并序

劉孝子行。浙江嘉善之西塘鎮人。居於西街之西。父業鍛工。病肺不能力作。遂罷其業。母患癩。時發時止。次弟業坊。一弟一妹皆幼。一家食指凡六人。孝子幼時隨其父鍛。藝已夙成。遂夙夜勤其業。以贍家衆。次弟習坊。未久。得資甚微。不足供薪米。故全家衣食之所資。及二親醫藥。咸賴孝子一人焉。以是孝子終歲勤勞。兢兢不敢怠。雖疾病不輟。得資未嘗耗其絲毫。於飲博之場。以自娛。舍鑪火鍛具。而外蓋不復知有他事矣。處里黨。以敬與人。語無敷詞。聲音容止。肅然有度。里黨由是咸厚視之。隣有某姓。重其人。欲相攸爲贅壻。遣媒灼通其意於孝子之父母。父母意大悅。許

劉孝子詩并序

贊孝子詩并序

二

焉。某姓雖與孝子家同爲編戶。然有田可耕。且其女應具姿色。孝子實習見之。願一聞其事。則立謝曰。余終爲劉氏後也。不可議遂寢。二親以孝子不從其志。痛責不已。且曰。汝後此無復得婦望矣。孝子默然而已。其後隣里中有以是叩之者。孝子曰。贅非禮也。余爲劉氏後。烏可萌外心以承別姓之宗。且人以貧而贅。徒爲一身計耳。今吾父母弟妹皆賴余一人爲之贍。給吾苟資。將坐視老幼相委於溝壑乎。夫門戶大計也。娶妻可待異日。吾何爲贅。於是隣里中始知其用心之苦。而益重其爲人。孝子既却婚。二親時有煩言。未嘗形怨色。惟日勤其工。以謀家食。事親不衰。去年父死。喪葬咸盡禮。其居隣地爲富人某姓所有。將建廣廈而病其基地之未廓。欲得劉氏宅而擴之。遂請於孝子。孝子辭之堅。雖重價不可語。人曰。彼利我貧而欲得吾宅。然此宅吾先人之所遺。烏可自我貨之。吾一家居此。足以蔽風雨而自安。夫人之貧富在自爲耳。吾他日苟幸而自致於素封。亦足卽其地以營華屋。不幸而長貧賤。則此立錫之地。棲身有託。亦可無求於人。蓋孝子之處心積慮。在在以門戶爲念。不敢自私其身。可以見也。自父死後。其母癩疾復大作。然孝子事之唯謹。未嘗稍弛其禮貌。初孝子之父未死時。夫婦每日晨起。飯就茗寮。啜茗進晨點。習以爲常。其

父既死。孝子亦日備。糲母赴茗寮。如父生時所爲。糜資不稍吝。惜晨氣。既盡。又奉母歸。就朝餐。雖風雨不輟。孔子以三年不改於父之道爲孝。孝子有焉。孝子每日居家事煨。而糲母恆出遊衢市。中或至晚未歸。孝子輒釋其煨事。出而蹤跡之。苟不值者。卽竟夕不返也。孝子兄妹三人。孩提時均未種痘。去年冬。其幼妹染天花。病幾殆。已而妹愈。復染及其第三弟。尋亦無恙。甲子開歲未數日。孝子忽亦沾其症。爲勢更劇。纏綿床褥間。無力得醫藥。而母又以糲廢弟妹。均幼闇不解事。次弟雖稍長。然備作於外。遂無膚切之人爲之地。糲母於孝子病時。長日招搖市中。顛狂無人狀。不知其子之病且殆也。孝子臥病既久。竊憂沉滯。廢業將無以贍其家。愁病相煎。卒以不起。時甲子正月二十二日也。春秋二十有六。死之日。隣里動色。悲嘆僉謂天道之不可信。時孝子父死未終喪。靈座未撤。其次弟憤憤向粟主曰。母糲而父不糲也。奈何。生時不使我子女引胎痘。吾兄死。吾家尙可望耶。母雖糲。然見孝子之死。亦大慟。幼弟及妹並哭之。哀絕。孝子家無隔宿糧。死後不能發喪。里隣咸厚賻之。始艸艸成殮。殮蓋棺之際。莫不嘆爲孝子。禹鐘曰。三年之中。余於鄉里得二完人。一爲貞烈女鮑氏。引姑。余前已有詩彰之。一卽劉孝子也。余居西街。與孝子爲近隣。然平日

劉孝子詩并序

未嘗聞人言及孝子名而余亦不之知也。每客歸，嘗散步西行，見有葺屋中一少年，煨工衣短褐，就爐火中錚錚作擊鐵聲。鐵屑和火四射如飛，星力作不倦。其人軀體修短如恆人，兩目炯炯有光，眶微圓，雙眉甚黑，望而知其有強毅堅忍之氣。是卽劉孝子也。余維孝子之生平事親孝，處弟妹以友愛，家貧而志不移，不學而能識大體，可謂難矣。此雖求之今日衣冠中，亦不可多覩。矧以操業之微賤，如孝子其人而有孝子其行者耶？嗚呼！可以風矣。或有以孝子之爲人而不永其年，爲可悲者。然死生者循環之恆理，死未必不如生，生亦未必勝死。特魂體離合之分耳。自古皆有死，彭殤今皆異物矣。又何必以壽夭而證善惡哉？夫以孝子之志行，矚然無幾微塵滓之汗，其靈府果天堂地獄之說不妄者，則其死後之精靈必證生天成佛之果矣。雖然，孝子之心息不能忘，其癯母與弟妹者也。今而死其全家，後此歲月將何以自聊？其生此則孝子雖死而不能瞑目者矣。悲夫！自今以往，風瀟雨晦之夕，吾知其幽靈必凄戀於簾門甕牖間也。余旣撫拾其生平，更爲詩以哀之。其詞曰：

孝子氏劉厥行二，以煨爲業，秉堅志，得資養親兼弟妹。因心衡慮勤所事，鐵花炯炯出爐火，堅鋼

百鍊柔能試。燬聲日夜振。屋瓦鏤而不合。摧墜易。要知此心更勝鐵。鐵化柔。時心不異。家貧肯便作秦贄。一身但願支家計。紛紛誘說志不移。曰予知爲劉氏裔。我今兩臂力有餘。伸肘作煨足營利。全家衣食賴一人。吾去老幼飢寒至。街西有宅可容膝。一椽風雨差堪庇。何事鳩來伺雀巢。我廬可愛詎輕棄。先人遺此知艱難。謹繩不敢忘斯意。貧到難支有立錐。好存四壁蕭然地。平生所志在門戶。此身此宅皆難致。門衰祚薄思一振。夙夜兢兢自磨礪。父亡母孀家不敗。孝子一死真難繼。逼體瘡痍事可哀。絲難續命成長逝。薤歌頓使咽春風。一時里黨爭垂涕。死後賢聲在口碑。墓門不用銘一字。定知月黑魂歸來。豈因母孀疎夢寐。三更定省欲何言。孤魂應帶思親淚。吁嗟乎。鐵中無愧稱錚錚。人生所尙定何義。螻蟻王侯共一塵。成仁而死壽萬世。

花容玉貌之女子。其藁砧非痴呆。必奇醜。吟風弄月之女子。其藁砧非市僧。必紈袴。而文家韻士墨客騷人。反娶得不知音不美麗之妻。顛倒離奇。大煞風景。天下事往往如此。爲之一恨。

又如玉貌花容吟風弄月之女子。非抑鬱厄折。卽流離飄蕩。而嫖母無鹽之流。渾渾噩噩。反得善終。此又一大恨事也。

卿須

劉孝子詩并序

五



# 鈍根預告

自下期起。鈍根擬作章回體長篇

小說。敬告

錯愛拙作諸君。願逐期

加以指教。幸甚感甚。



裁員的家庭

裁員的家庭

王人治

墨雲四布。隱不見日。狂風怒嘯。枯葉凋零。路上乞丐。奔走叫寒。未幾銀白雪花。從空飄下。半日之間。把那個醜醜的世界。掩蓋得乾乾淨淨。裝成玉宇瓊樓。一片白色。渾然無瑕。此時我正同我的意中人。擁爐話舊。飲酒消寒。賞此白雪。酒過數杯。她的鵝蛋式的臉兒上。微微的透了一些紅意。愈顯得她的美麗。無倫我不覺看呆了。她被我這樣的一看。禁不住

住。轉過頭去。帶笑而發出嬌滴滴的聲音道。你這是怎麼回事呀。難道你沒有看見過我麼。我有什麼好看。竟值你喝酒也忘了呢。我聽了這種流鶯百轉的聲調。看了這種消魂蕩魄的景象。喜得連半句話都說不出來。祇朝着她癡笑。

她因校中功課忙迫。便辭別了我回家去了。我失了魂魄似的送別了她。便懶洋洋的回



## 裁員的家庭

到我的斗室裏。很不起勁的理了一理酒具。便和衣就枕。將要入睡。鄉。猛聽得隔壁張旦的家裏起了一陣男女老少的哭聲。我因自己沒興頭。不願意聽這哭聲。便攢入被內睡了。這樣一來。我想這哭聲決定可以不入我的耳了。豈料他們的哭聲一層高似一層。又加我的斗室與那發聲之處。祇有一牆之隔。所以憑你用被蓋得密不透風。那悲哀的聲調。竟會攢脛透骨的送入我的耳門。我實在忍不住。了便賭氣坐了起來。正聽得女子的哭喊。在哭聲中說道。

你打死了我罷。我也不要活了。省得在你面

前。成日的要吃要喝。麻煩你了。哼。好不要臉。做了一個男子漢。不能養活妻子。反要妻子來給你謀衣食……我聽了這幾句話。不覺起了好奇之心。便穿了大衣。走到張家。正見張旦面作灰色。流淚如雨。身上穿着一件破碎不堪的夾袍。已被他的夫人撕碎了幾塊。他的夫人更哭得像淚人兒一般。雙手拿着張旦破夾袍上的領子。狂跳痛哭。一頭青絲亂如枯草。身上穿的衣服也單薄非常。與張旦混在一起。互相廝打。不分上下。二個小孩圍在他們旁邊。也是嚎陶大哭。我見了他們如此情景。心中已明白了一半。此時他們見



裁員的家庭

我來了。便各住了手。張夫人先含淚告訴我。道：王先生，你想他（即指張日）在財政部裏。被裁之後，我便急得什麼似的，叫他另外想法。他竟拿我的話當作耳邊風，簡直比放屁都不如。終日在家坐吃，吃完了便睡什麼事。都不管。好像他家有百萬產業，可以坐食無憂的了。張夫人正訴述到這兒，猛聽得房內另有一人大哭，大叫道：你們別鬧了！先來勸死了！我罷等我死了之後，你們再散伙或賣小孩。那時我就不知不覺了。免得我活活的躺在床。上聽你們悲慘的哭鬧了。張日聽了他母親的聲音，乃含淚向他夫人哀求道：現

在你可放手了。罷讓我到房內去瞧一瞧。母親說着便放聲大哭了。他的夫人一面放手。讓他丈夫到房內去。一面哭訴我道：王先生。他被裁後才三個月，已當賣得一無所存了。別說我的身上連婆婆身上多當完了。現在婆婆竟連一件夾衣都沒有。所以終日睡在。床上不能起來了。王先生，你看我的身上和兩個小孩的身上，與那沿門求吃的有什麼分別。說着便一發哭得不可開交。那兩個不滿六歲的小孩，見他母親如此，便也重又大哭起來。平日的一種天真爛漫活潑玲瓏的美態，已消滅的無影無踪。我聞其聲而見其



## 裁員的家庭

狀。不。覺。也。連。連。替。他。們。嘆。氣。傷。感。張。夫。人。擦。了。一。擦。眼。淚。指。着。二。個。小。孩。又。道。王。先。生。我。們。一。家。人。絕。食。就。在。明。天。了。婆。婆。睡。在。床。上。噙。餓。二。個。小。孩。也。朝。我。哭。鬧。要。吃。我。是。個。婦。人。家。那。裏。來。錢。買。柴。買。米。供。給。他。們。呢。我。除。了。與。他。商。議。簡。直。沒。有。別。法。所。以。我。走。到。房。內。和。他。說。道。且。哥。今。天。如。此。大。雪。寒。冷。尤。甚。我。們。家。裏。既。無。一。粒。米。又。無。一。塊。煤。老。少。已。號。寒。叫。餓。了。一。天。了。你。只。睡。在。床。上。一。事。不。管。你。到。底。打。算。怎。樣。呢。你。不。管。難。道。叫。我。來。管。不。成。我。請。你。還。是。想。想。法。子。罷。他。聽。了。我。的。話。就。從。床。上。跳。起。來。罵。道。你。不。是。人。麼。不。

吃。飯。的。麼。一。年。到。頭。這。五。口。之。家。竟。讓。我。一。個。人。來。負。擔。我。卻。沒。有。這。麼。大。的。能。力。你。卻。沒。有。這。麼。大。的。福。氣。我。請。你。自。己。相。相。你。的。命。罷。哼。現。在。幸。而。我。還。有。一。口。氣。在。你。可。沒。命。般。的。迫。我。要。是。我。死。了。你。便。怎。樣。呢。難。道。還。來。吃。我。的。枯。骨。麼。我。被。裁。之。後。就。先。行。和。你。聲。明。這。家。庭。的。責。任。要。你。負。擔。了。不。到。工。廠。裏。去。作。工。也。得。要。想。些。生。財。之。道。你。卻。依。舊。愛。吃。懶。做。喜。樂。如。常。吃。完。了。便。當。當。得。我。連。一。件。棉。袍。都。不。留。難。道。你。還。不。甘。心。麼。說。時。露。着。一。臉。橫。肉。好。像。要。打。我。的。樣。子。我。聽。了。他。的。話。已。氣。得。手。足。冰。冷。了。我。本。想。要。和。





他拚命的既而一想非但拚命沒有用處而且倒要損害我們平素的愛情所以忍氣吞聲和顏悅色的和他說道且哥你說這家庭責任讓我負擔我也決不推辭但是驟然之間叫我想些生財之道我卻實在想不出來至於到工廠裏去作工我想一者于你臉面有關二者也沒有介紹你說我吃完便當這也是出於無法而况又不是我一人吃的你說我貪吃懶做喜樂如常唉且哥我與你共同生活已有七八年了難道你還不知道我是怎麼一類的人麼我委實告訴你罷我心上的悲傷不過說不出來罷了你信與不

信祇要各人肚裏明白罷了現在老少如此哭喊我是沒有法子的還是你想法罷你想婆婆多麼大的年紀了還讓他飢餓做兒子的於心何忍呢這非但要被旁人議論也得要使老人寒心的至於小孩呢那也是做父母的應當供給的我話未說完他又罵道什麼叫做議論什麼叫做應當的我自己也吃不着叫我拿什麼來供給他們呢糊塗的東西你給我滾開罷別在這兒嚙嚙叫我的生氣了我道這是什麼話什麼叫做嚙嚙我說還沒有說完他便在床上跳了下來一手揪住了我的頭髮按在地上不管三七二



十一的亂打打得我喊也喊不出來。王先生你替我想。我這一次被他毒打這口氣。叫我死在九泉之下也出不來呀。說着又涕淚交流的哭起來了。這時張旦從他的母親房內跳了出來。喊道：你還在那裏哭。訴麼？母親的命快要歸天了。我聽張旦的話不覺也吃了一驚。忙忙的隨在張夫人後面進得房來。只見一個面目枯瘦的老人。躺在一張舊式的床上。那破碎不堪的舊被蓋在她的。身上。一盞舊式的煤油燈發着豈大的光明。照在那灰色的老臉上。愈顯得可憐。可怕。她那鼻孔中的呼吸已細微得很。此時張旦夫婦都

是頓足椎胸。嚎啕大哭。兩個小孩圍住了張夫人也哭個不住。其意以爲他們的父母又打起來了。於是一室哭聲。搖山振岳。令人聞之。殊覺酸鼻。我乃擦一擦無情之淚。在他們哭聲中喊道：張旦兄。你快別哭了。哭是沒有用處的。我看還是快些請醫生診治罷。或者還有復活的希望。你對於錢之一層。那可不必憂慮。有我在這裏呢。你要用多少。可到我那裏去拿。就是了。張旦聽了我的話。忙帶哭說道：王世兄。謝謝你我的救命恩人。家母倘能復活。小弟定當登門叩謝。圖犬馬之報。我忙道：張世兄。說那話。鄰里有難。義當扶救。這



## 裁員的家庭

事算不得什麼。你快不要說了。使我愧無立足之地。說着便從大衣袋內拿出一張十元的鈔票。交與張旦。張旦接了。便如飛的請醫生去了。張旦走不多時。那張老太太漸漸的蘇醒了。原來那張老太太因一時氣急過度。以致昏暈過去。本來是沒有什麼毛病。他們見她已醒轉來了。於是一室的哭聲。也就因此而斷了。此時寒風蕭蕭。如遠山虎嘯。那潔白的雪花。竟被他刮得越窗而入。大有陰風慘慘之慨。我實在冷得忍不住了。不得不辭別張夫人等。回家去了。臨走的時候。又給了他們十元錢。他們死也不肯接受。經我說了幾句懇切曠達的話。張夫人纔受了。但同時。

眉目間露出一種感激之態。來決非我一枝秃筆所可形容。那兩個小孩。四只圍棋般的小眼目。不轉睛的注射在我的臉上。似乎也表示他們的感激。

我回到家裏。喝了一杯茶後。便把這一椿事情。詳細的記在日記簿上。記完之後。又讀了一遍。此時我不知怎樣。覺得精神上的。一種快活。真比剛纔和我的意中人圍爐。情話。飲酒。賞雪。還強得多哩。

按此事係實事。而京中報界。未曾爲之登載。余心滋不安。今日閒暇無事。故得握管。錄寄社會之花。以供四海君子之一閱。但不知四海君子。觀於此記後。作何感想。

人治附言

最新分類

# 國民酬世金鑑

酬世知識 有應有盡 得此一部 勝讀十年

▲一切應用之文。各色俱備。子目三千餘。都三十萬言。可稱空前傑著。本書應社會之需要。為交際之利器。各界人士交際往還。之利便。莫不詳備。本書要訣一編。對於交際之方。應付之法。均各分門詳述。鉅細無遺。讀此而週旋社會。不難成。際之明星。本書于種種禮制。新舊兼備。俾閱者可以折中採用。而免貽笑大方。採用最新式者。各項公文。一切尺牘。更屬俾有依據。尤皆搜集古今名家之著作。尤搵觸家之好模範也。契據柬帖之類。羅集諸體。更酌盡善。至各種廣告式樣。均為注意。

## (本書總目)

- 第一編……………要訣
- 第二編……………禮制
- 第三編……………公文
- 第四編……………信札
- 第五編……………柬帖
- 第六編……………文藝
- 第七編……………契據
- 第八編……………廣告
- 第九編……………附編

**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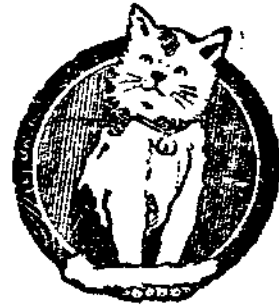
甲種……………精裝一冊  
定價兩元

乙種……………洋裝四冊  
一元六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 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 男女同學風潮又一寫真

慧弄

年來男女同學的風潮層見叠出。此原是過渡時代免不了的事。並不見惡現象。還應當明白宣布去研究。以後如何。可以免去這種弊病。一般負教育之責的。對此更加特別注意研究。才是呢。不過男女同學的各校。倘發生了問題。總嚴守秘密。以為與校譽攸關。故我這篇報告。只好把該校的校名暫且隱而不宣了。

前天上海某專校出了一樁絕大的風潮。學校根本幾至搖動。幸校長手段高明。掀天之浪。方才告一結束。此後死灰是否復燃。尙在不可知之數呢。初該校有女生衛某。聲宏體壯。言論態度。多很公開。男生目之為兼兩性的女人。多樂與週旋。因她的容貌不大出色。故不生什麼問

題春間衛忽與女同學胡某爲莫逆交形影不離胡貌殊嬌豔而稟性靜淑總不與男同學說一句話的男生因無緣與之接近倒還安安稳穩的不說什麼及見她與衛很親暱大家說衛兼兩性定要揩她的油的內中有遠省兩個男生就乘此機會因衛而得與胡交接乘春季旅行的期間這兩個男生大請特請帶了胡衛遊名勝吃館子不亦樂乎就引得其餘的同學十分不服

旅行回校後胡衛自然要常常與遠省的兩個男同學談談說說親近起來了這原是同學應當如此的人家那裏能講歹話呢但那其餘的男同學目擊這種情形好像火上加油萬分氣惱大家說他們親暱得不亦樂乎我們也鬧他個不亦樂乎斷斷不能隨他們的因此就暗中大家簽名結下了一個團體幾占全校男生的全部預備揭發這件事情的始末校長有什麼舉動可以全體抵制要求開除此男女四個同學這也可以說小題大做對於國家學業萬萬不能如此熱心起勁的

前天某專校忽然全校大譁揭示處揭了兩張告白一張短小冷勁一張揚揚數千言多是譏

刺遠省兩個男同學與衛胡的事情內中自不免添些烏有不可聞的話說校長見了大怒立即嚴查揭者并聲言非開除不可那知一查駭了一跳這張揭帖是全校男生帖的他們簽了名單要開除一齊開除否則定要開除遠省兩個男同學與衛胡兩個女同學校長左右爲難與教職員商量了許多時候方才召集全體的男女學生歷述辦學的辛苦說到後來熱淚潑潑的向學生說道我對於諸君多是像自己性命似的你們一時便有做錯的地方我知道你們不是有意的青年血氣方剛鬥些意氣也是有的火頭一過就沒有什麼事情了深望諸君原諒我的苦衷彼此不必存什麼芥蒂言歸於好保持同學的感情我辦學校原是爲的你們想好好的栽培你們倘然你們不諒我的苦衷我還要辦什麼學校呢說到此處更做出咽不成聲的樣子許多學生起初還預備大鬧一場後來看見校長要痛哭的樣子又聽他說了許多苦話滿天烏雲都被這陣和風吹散大家垂頭喪氣的鴉雀無聲校長一眼看見這種樣子知道苦肉計已售隨即轉了顏色慰勉了學生一番鞠一鞠躬跑下禮堂而去這場大風潮也隨着他的影子去了這校長纔是有本領的纔配做男女同學的校長



言情小說 **紅杏飄香記** 洋裝一冊 定價三角

□字字香：句句豔

□令人銷魂蕩魄

本書是一部情場專史，內中有羅帳銷魂，畫眉韻事等種種香閨趣聞，閱之令人意氣全銷，至情節之美滿，用筆之香豔，更是可羨可愛，茶餘飯後，手此一編，如入衆香國裏也。

哀情小說 **閨秀相思記**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情節哀豔

□情致纏綿

本書係吳門陸韻娥女士所著。記述其女友一生相思之痛史。竟如春蠶自縛。格外楚楚可憐。且以女子寫女子之事節。格外親切有味。文筆亦委婉纏綿。清芬可愛。髣髴有妙齡女郎。活現紙上。

哀情小說

**山中奇緣**

本書既于一對痴情男，又扼于暴徒，竟能安來，又相吉，人暴徒竟能安來，然脫險卒，成眷屬，離合中，折節生歡，至奇處，令閱者，驚心蕩魄，至得意處，身冷汗，令閱者不，止，又令閱者不

◁角三價定冊一裝洋▷

哀情小說

**俠女伶**

本書是一部家庭之慘史，其中有多情之少年，及其與固義之俠女，及惡嫂之義母，成古未見之慘事，黃泉雙絕命之恨，不忍卒讀，文目淋漓，真傑作也。

◁角四價定冊一裝洋▷

上海大 **陸圖書公司** 代售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 憐香小劫

天嘯



鐺！鐺！！鐺!!!什麼響。有人道。今兒禮拜四。這是某縣公署的法官老爺升堂了。這位法官生得好一個儀表。穿一件白紗長衫。那腰身約有半丈來寬。挺着一個大肚皮。踱索踱索的出來。人還未到面前。他那肚皮却先到了。生一個木魚頭。剃得光油油的。睜着兩隻銅鈴眼睛。架起了一張蒲包嘴。鼓着兩個老虎皮的腮。那一種形景。好不威嚴。人家說他像個蝦蟆。

真是的評。這位法官老爺。當時氣氣吼吼的爬上公案。往下一望。不覺吃了一驚。你道爲了什麼。原來地下跪着一個嬌嬌滴滴的小女子。梳着一枝烏油大辮。穿一件柳條小袖衫兒。一雙菱角似的小脚。手裏拿着帕兒。捧着臉兒。只是嗚嗚咽咽的哭。却還不會瞧見他的容貌。這位蝦蟆老爺發聲道。唔！儂是舍格人。爲舍跪來。浪。快點起來。故歇是中華民國。勿通。

行跪格哉。那女子答不出話來。只是嗚嗚的哭。旁邊走上一個穿烏藍粗布小衫。醬燒白布褲子。剃着半邊頭。赤着一雙脚的一個黑炭男子。縮着頸子。向上唱一個大喏道。這小女子是公民的妻子。因他不服教訓。申斥了他幾句。他便乘夜逃了。好不容易才被公民查到。在他家裏躲着。說時。便指一人。大家看時。那人是個鄉下老頭子。他就忙待分說。却被庭丁一聲吆喝。叫他不許插供。他就嚇昏了。往堂下退去。又被法警一把扯了回來。這時候法官老爺。就把驚堂拍的拍上一下。對着那女子道。阿儂是叫賴憐香。旁邊走上一個老婆子道。我女兒便叫憐香。我便是賴陳氏。我這女兒。今年才十六歲。我那女婿姓虞。名叫鵠

鵠。今年三十五歲。三月間。把我女兒搶去成親。我原說我女兒小着。當不起風浪。誰知我那女婿百般虐待。我女兒有點不如意處。便打我女兒。我女兒吃不起苦。才逃到舅公家去。如今我女婿說是舅公拐了我女兒去。被我女婿叫了自衛團保甲老爺。把我女兒和舅公捆在一起。送到案下。求法官老爺作主。法官道。格末噯哈話頭。原叫耐女婿領了轉去罷哉。因便分付那個鵠。叫他具結。以後不許虐待妻子。那鵠到在堂上。也就軟作一堆。喏喏連聲。只那女子聽說仍教丈夫領去。嚶陶大哭道。老爺救命呵。奴要撥狸打殺個吓。法官道。胡說胡說。儂曉得吵鬧法庭。是有罪名個吓。女子哭道。奴情願死勒蓋答格。橫豎

轉去也是個死。奴情屬搭老爺一淘死勒蓋答吓。於是抱着公案桌脚。號啕痛哭。這位法官老爺也不理他。竟自站了起來。退了法廳。打赤膊去了。這女子也不知法官還在不在。只是哭着求着。口口聲聲只叫救命。惹動公署裏面一班人出來看時。這女子已是哭得淚竭聲嘶。只拿自己的頭。和桌脚去碰。他母親將他抱住。早已滿口白沫。慘無人色。越顯得齒白唇紅。眉清目秀。却只眼睛閉了。泪珠如泉一般湧着。還在地下亂顛。只求速死。仍是抱住桌脚。死不放手。幾乎把公案掀翻。法警見勢不對。上前去扳他的手。當被知事喝住。可奈這件公案。是法官斷的。挽回不得。大家只好忍心看着他罷了。此時那女子別無言語。

只說回去也是一個死。不如死在這裏。只把頭往磚地上碰去。內中少不得有那憐香惜玉的人。請知事替他作主。這位知事。也不免發起慈悲來。忙去和法官商量。把他母親叫進川堂裏面。問他到底是怎麼樣。結下這頭親來。那母親哭道。別的也不用說了。總之我女兒身材生的太小。因此我女婿恨他。日也不中用。夜也不中用。把我女兒當作冤家一般。我女兒也把他當作老虎一般。如今法官老爺。仍教他跟着虎同睡。怎麼不害怕呢。我女兒性命多分送在今日。我也沒得說了。知事先不懂他的話。後來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只聽外面人聲鼎沸。他女兒將快碰死。因道現在你女兒一時胆小。不敢隨他丈夫回去。你且

把他領回你家。住個巴月。好好勸勸他。再送他去罷了。那母親道。我把女兒帶回家去。少不得又被打上門來。搶了轉去。他說殺了我女兒。埋了屍首。還要問我要人呢。我怎麼當得起官司。可憐我一家小人家兒。又沒得錢。又沒得勢。又沒得力。我只有和我女兒一淘兒死了罷呢。知事到這地步。也就沒法了。到這時間。天嘯便替他打個主意。說與知事。我想這女子。回到丈夫家去。自然不免挨打。說不定弄出人命。若使他母親帶回。自然打上門去。說不定釀成搶案。況且法官斷了。叫他丈夫領去。如今又叫他母親領去。一堂兩斷。也不是個正理。若是爲慎重人命起見。不如把這女子。暫時帶到知事公館去。請太太勸導勸

導。若是勸得好了。也是成就了人家的夫婦。若是勸不轉來。就應該保持人道主義。救這女子一命。把他丈夫傳來。開導一番。他的聘禮只有三十二塊錢。便加上一倍給他。另外討個黃臉婆子去。要是他母親拿不出錢。知事橫豎有二百塊錢一月的官俸。便替他墊上一注。將來也好取償於他丈夫身上。一面把這女子認作乾女兒。一面把他丈夫派充署內的職員。假使不識字。不懂事。橫豎知事署內飯桶多着。也不爭着他一個。派作徵收處的職員也可。或是教育科的科員也得。過上兩個月。少不得該給七十二塊錢的官俸。除了八塊飯錢。剛剛六十四塊。那時再說知事抬舉他要給他作媒。一面對那女子說。給他嫁

一位科員老爺。一面對他丈夫說。給他娶一位知事的乾小姐。自然兩面都沒有不願意的了。這教作君子有成人之美。列位你想。這個主意錯也不錯。無奈說了這一席說法。那位原判官說。唔！唔！！唔!!! 撒爛屎撒爛屎。要說材力不勝的話。那本法官也是一個大塊頭。若是此風可長。將來本法官的太太。也要效起尤來。怎麼得了。怎麼得了。於是那個女子。哭得

### 游湖瑣話

行行行行……：「此次印度哲學大家泰戈爾駐足的。就是那邊西湖飯店。」那是當然。大人物總得如此：「怎的西湖水這般渾濁。」管他呢。不是你的：「我最恨造洋房的。置汽船的和做墳的。西湖給他們糟踐壞了。」自己沒錢。何必忌人。我們且過錢塘門那邊。沿馬路走到岳墳。好麼。「怎麼不好。這幾時剛沒汽車。有汽車是我亦不敢……：你看那邊兵在拆城。倒是辛苦的。」國課都在他們身上供給完的。這些小事。

死去活來。依舊被他母親。將他和小孩子一般抱了家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旁人有打油詩道。

彩鳳隨鴉事可傷。甘拚一死在公堂。  
輸他桌腳經芳抱。惹我旁觀也斷腸。  
磚地盡留頭角印。案幃深染泪花香。  
遙憐今夜三更後。血戰應當又一場。

丁宗興

也應當做的……要燒香的。昭慶寺到了。」我雖然信仰佛教。幾曾見我燒香拜佛。虧你還說呢。別說空話。過去就是斷橋殘雪了。只是現在沒雪賞……雪倒冬天怕沒有。只是這橋座。因為環湖馬路已經拆過改造。變過樣了。這種景緻。總算破產。只可另外補上一個才好……你的話。我可不贊同。景緻須得各自領略。指定的一定是好的。這是不能說的。你看那路邊小亭裏面豎着的石碑。就是斷橋殘雪四個大字。聽說湖上有許多碑。還是乾隆的御筆……我們為時不多。且別留心殘碑斷碣。先到平湖秋月泡壺茶吃。那兒就是沒月兒也還不差。三面是水。宛在鏡中。眺望遠處。有隱約的顯明的。整齊而葱翠的。綜錯而雜色的……馬路旁邊又沒牆給你遮着。現在也可眺望。既是要到岳墳。此處不妨略過……那麼過去就是照膽臺。必須進去玩一踰……

我剛想跟他們去遊照膽臺。却碰見一個要好朋友。他是由岳墳回轉的。叫我同返看友去。我亦無可無不可的就依了他。並且寫出剛才聽見的幾句話。我說在我前面走的二個人。狼足代一般人對於西湖邊的感受的一斑。那朋友見了微微一笑。我連忙問他原故。他說你這篇狠像照膽臺裏題在葫蘆畫上的幾句歌。你可沒見過。我記得是糊塗糊塗真糊塗。只是依樣畫葫蘆。但在紙上求形似。不識其中有與無。我說這可增了資料了。





## 李耀東小史

斬·佞·生·

凡直魯一帶談技擊之流。若叩以京東李耀東其人。解此乎。其人曰。知其略耳。問者方欲再詰。忽聞呼散者。則莫不知之。耀東京東某縣人。初習粗淺之拳脚。場之聲。乃羣作鳥獸散。耀東行較遲。人散後。方偕徒至二十餘年。雖非拳術正宗。然於其儕輩中。已可首屈一指。是時人多推重之。而耀東並不自滿。仍刻苦勤習。蓋知拳術一道。無止境也。某日。演技於京師郊外。圍而觀者數百人。當演技時。觀者無不歡呼稱許。時則一人獨語曰。勇則勇矣。惜拳腿輕浮。不足觀也。衆有聞者。顧之。則一年約五旬餘之老人。因詢君亦耀東答以佳甚。但言雖如此。心實不然。老者若窺其非所學。余於此道略解一二。今爲君演之。乃擇地之平坦者。縱橫作勢。歷炊許始畢。謂耀東曰。君觀何如。

意正色曰。君以爲不如君技之可觀乎。殊不知此乃太極拳八式也。每一式內更分八式。共解爲六十四式。練時無花架。皆以氣導血行。故不似君之花拳動人也。余良姓。太監皮肖李。卽余也。李聞皮名。乃大驚。亟下拜。欲執弟子禮。皮堅不可。曰。脫君欲習者。余當教汝。余雖解此。然未臻絕頂。西山之北有古廟。余師卽寓其中。余師僧也。性極慈。汝可往求之。告以余荐。當無不允。耀東拜謝而返。自是京師遂不見有李耀東踪跡矣。在葦光陰。倏已數年。一日忽歸。素日與耀東有舊者。爭往訪之。叩其所以。耀東乃將遇皮肖李拜老僧爲師事。一一訴之於衆。衆中有鼓噪者。曰。然則李師傅拳法當益高強矣。曷一演之以擴吾等眼

界。耀東曰。吾今所習之拳。大非昔比。君等不解。卽演亦不欲觀也。言次。取桌上茶碗一。示衆曰。姑視此。衆視之。則李已將碗吸於掌心矣。衆乃相顧驚歎。耀東曰。此氣功也。凡習太極拳者。非千日不爲功。卽余尙在幼稚時代。豈易言哉。然聞者並不畏難。求教者紛至沓來。耀東皆授以淺近之法。因有習數年無一成者。以爲耀東祕而不傳。漸漸引去。耀東亦不之禁。有知之者。謂非耀東不欲收徒。實因從之學者。奸詐居多。恐學成爲匪亂國禍民。故不屑教耳。當光緒二十七八年間。耀東時已五旬餘矣。精壯如昔。猶勞習不怠。習技在三間寬長之室內。以石磚舖地。東置木床一。西爲兵器架。習技時。先將滿釘蒙古青銅錢之外

掛披上。(重百數十斤)再以弓步取架上二百五十餘斤之大刀運動如飛。數週始放架中。繼習太極拳六時。方坐息於床。此每日習技之大略也。耀東好與鄉人戲。有載重之牛車行經門前。耀東隻手曳之。車不得動。車夫回顧。識爲耀東。乃曰。李師傅又惡作劇矣。李一笑釋手。其力有如此者。惜年屆花甲。因疾而沒。子二。殊不肖乃父。弟子中最著者。曰李八先生。耀東之首徒也。次爲徐文德。耀東生時最愛二徒。己所能技悉授之。故能傳耀東衣鉢者。亦只此二人而已。李八先生現充天津武備學校教員。太極拳術頗能震動一時。今已老矣。徐文德課生來東。受聘余家。每於傍晚必爲余講江湖武俠之流。此篇即得於文德

李耀東小史

口中者。故知其詳云。

西人剪指甲之迷信

葉懋桂

西人每以中國人爲中迷信之毒最深者。不意彼歐西亦有迷信之風。茲偶憶一則。錄之如下。

星期一剪之。則身體康強。

星期二剪之。則日內必得巨金。

星期三剪之。必接意中人來書。或親愛友人之信。

星期四剪之。所行之事必如意。

星期五剪之。可得妻。

星期六剪之。益壽。

星期日剪之。則此星期內必有惡魔臨存。

海上  
大 陸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塵海四俠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 ▲ 十大武俠奇觀
- ▲ 十大義俠奇觀
- ▲ 十大劍俠奇觀
- ▲ 十大女俠奇觀

● 描摹俠客 有色有聲

● 報恩殺敵 大快人心

件件是驚人之事。個個有超羣之技。其人如生龍活虎。其文如驟雨狂風。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一種義俠之氣。躍然紙上。令人廢書歎服。劍光人影。瞬息無踪。一劍有一劍妙用。一人有一人絕技。煞是奇觀。黑夜癡仇。深宵搏虎。乃竟出之紅閣佳人。宵節靈幻。閱者更當自爲叫絕。

四大秘史

海上新婦女現形記

洋裝四冊  
定價兩元

- 閨媛現形記  
專記海上官門巨第閨閣婦女之放任行爲。事實風流。情節詭異。殺德穢行。揭露無遺。
- 姬妾現形記  
姨太太之新鮮怪劇。時有所聞。本編所記。莫不窮形盡相。逸趣橫生。
- 坤伶現形記  
風流子弟。大都喜狎坤伶。個中秘史。可羨可笑。用筆既極旖旎。穿插更爲熱鬧。
- 娼妓現形記  
海上娼妓惑人之手段。亦高人一等。本編將個中隱秘。洩漏無遺。可爲花界之照妖鏡。

◀ 版 出 局 書 外 中 ▶

路 馬 四 海 上

行 發 司 公 書 圖 陸 大



## 陳迹之回味

朱·縷·夷·

在當時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時候。哥哥弟弟。姊姊妹妹。胡亂鬧一番。本沒甚麼成見。待到事過境遷。已成陳迹。回想當年。却似乎一顰一笑。莫不含情。雖覺得此種愉快的。情境。不能再臨。因而惆悵。然也自有。甜蜜的滋味。很夠人咀嚼。我自小幸得和。幾位美麗的姊妹們一堂課誦。頑着鬧着。現在閉目靜想。都在眼前。一種甜蜜的滋

陳迹之回味

味。不必因其為陳迹而減少。現在我把憶得起的幾段。寫在下面。成了一種文藝的作品。自己念念。未始不覺得更美而甜蜜。

(一)

我記得八歲的時候。初從私塾調到學校。她正開始入學。她跟着父親在那裏報名。我也和幾個鄰舍們到那裏報名。我那時已經懂得怎樣叫做美了。我見了她。就斷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她那時怎樣裝束。我却忘了。單憶得她兩條分開的辮子。很惹人愛的。她父親講了幾句囑託的話。就請先生替她題學名。先生問她乳名叫什麼。她父親說「

一



## 陳迹之回味

琴。琴。先生就取了一個「以琴」。我就默念着「琴」。

她父親笑着說道：「琴，你今天第一天上學，又是第一次見先生，怎該不叫聲？」她急的要哭了，漲紅了臉，低嚷着：「回去了，回去了。」她父親和先生都好笑，她偻偻的怪可憐的，她回去了，我也嚷着回家。

第二天，她有一個老媽子陪着來，不一會，男女同學都來齊了，大家頑着跳的跑的她呆了一回，也去走走，我很留意她，她似乎不會看見我到了上課的時候，我插進了二年級，她一年級，却好同在一間課室，她坐坐，又想。

## 二

回家了，不安的神色，我見了好笑，又可憐。我上了兩星期課，就病了，病了三個月才癒。所以下學期纔到校，這時她分開的辮子，并了一條，顏色也光潤，加黑了，可是這一條與上年的分開的一般的，惹人可愛。

上課的時候，先生指着我說：「誰不能抄寫課程表的，叫那坐在末行的戴紅帽子的代抄便了。」於是她也隨着別人的視線，望我停了片刻，她執了一葉紙，頭想叫我抄，她見我面生，走走，又住了，她一回望，先生一回望，我一回低了頭，把筆一回，又望別人可有叫我抄的，祇是躊躇着，先生知道，她還不能。



寫字就替她把紙給我她望着含羞半笑的。我知道這紙是她的我預備分外賣力寫怎樣清秀的幾個字可是寫好以後我自己覺得不滿又不好意思扔了重寫只得交給先生給她幸虧她很稱心但我終覺得心中不安退了課我見她東立立西立立不和別人嬉戲原來她很會賭氣女同學除了嫻英都不和他好這天嫻英沒有來所以她只得一個人傍着牆壁呆呆的我半年不到學堂了同學們也很生疏所以我們站在一起倒是同病相憐了我們站了一回忽相熟了她問我爲什麼頭髮稀稀的我聽見過母親說「

### 陳述之回味

一個人病得日子多了頭髮就要脫落的」所以我回答說「爲舊年病了」我心裏希望她表示憐恤她竟沒什麼表示我也問她爲什麼不和別的頑她道「我又小又弱他們都欺負我踢踢鞭子總是我輸的」我見她眉繃了想表示與她同情憐愛她的表示但我沒甚麼表示可以表示透達我的心理只得對她出了一回神

隔了幾天我見她和她們頑嫻英也在那裏她叫嫻英姊嫻英姊多麼親熱停一回她們又興發了甚麼叫做姑娘嫂嫂翠筠是主事者自己就做一個婆婆又編派嫻英做嫂嫂





陳迹之回味

景權做姑娘以琴被派做一個養媳婦她很歡喜地服從她們命令我在外面站着呆想她怎麼一回鬪氣一回又這樣親睦幾個同學都拍手笑道「又鬧笑話了又鬧笑話了」嫻英出來發話道「你們捉犯人我們不來干涉我們是沒曾犯罪沒犯人來捉姑娘嫂嫂是家家有的鬧甚麼笑話」她們仍舊繼續頑下去索心不害羞了女婿也派了個出來越鬧越不成模樣了鬧意見了以琴撇着嘴出來也不理會我我只得走開她走了一程想想折回了扯了我的衣氣騰騰的道「去看件東西」她扯我到一個壁角裏指指

小洞拿出一張白紙摺得方方的她道「她們當作我死掉了這個當棺材她們都哭送呢」說罷氣得很我點點頭望着她心中好不自在

四

我們談談越發投機了她外婆家在桃奚吾的外祖家也在桃奚我回家時問問母親原來母親和她的母親小時相熟的我從此到學堂裏益發和她親近她快樂了每逢和他們頑負了氣便來依附我告訴我怎長怎短我十歲的春上縣裏開學藝會照例練習熟了開會期前兩天放學的我們先生忽然忘記了幾項恰巧我碰着他他就命我到以



琴家去叫以琴一同到學堂裏做臨時預備。我到了以琴家裏他們都在樓上我喊道：「以琴在家麼？」她和她母親都從樓窗上探首出來問道：「爲什麼的？」我道：「先生叫她學裏去練習呢？」她就換了衣裳下樓向我笑了笑低低道：「後門走罷。」我就跟着她穿後門出去。

到了學堂先生叫她坐着叫我先學先生情知要來不及了心裏躁急我一個字跟不上就不問皂白把吾亂打一顆顆栗塊堆得頭頂不成模樣我熱淚交流又不敢高聲大哭還須跟着他念嗚咽的聲浪何等苦楚我偷

### 陳迹之回味

眼瞧她她只呆坐着並不替我傷心我從此懷恨她我得着了先生的許可先走了。我回家氣得把書拋了再不想讀熟了表演母親勸我別和先生鬪氣我又想想明天被以琴看見豈不難以爲情幸虧那書不很難不消半天熟了我心裏也安逸了。

到了明天老早就到學堂臨時出發了以琴還沒來我心裏疑惑這一天她竟沒來我心裏納悶我想：「她莫不是昨天的表演沒有練熟今天才躲避在家裏？」我想問她怕她害羞了負氣這疑竇直到現在。

有一天先生問吾說：「你爲什麼欺負以琴？」



### 陳迹之回味

她父親告訴吾呢。」我慌着說：「那有這事。她常常把我打。昨天她打我兩下。我才還她一下。這是有見證的。」先生也不說什麼。她含羞地半笑。下學期她調到了女子小學去了。我們就從此日漸生疏了。

嫻英本和我不很熟的。她又長我四歲。我常常覺得氣味不相投。現在以琴去了。男同學們個個會跑會跳的。我和他們頗時常吃虧。好在嫻英現在和我同級了。座位也相去不遠。她常常問我解說。我們也漸漸習熟了。

她常常和先生頑。先生常常把她高高擎起。有幾個和她年紀相仿的男女同學就把他

調侃戲謔。那時我年紀輕。他們講的。我都不懂。她小孩子一般看待我。除了上課的時候。要問我下了課。她就顧她的去了。

有一天先生出個算術題：「把十二分四商數是什麼？」先問一個學生。這學生回答是：「三先生叫他向牆壁跪着。又問我。我也道：「三先生也叫我向壁根跪着。又問嫻英。嫻英道：「不知道。」先生道：「對的。因為四還不夠十二呢。」先生叫我們歸座。我哭着不要歸座。嫻英只顧笑。先生笑說：「他是孝子呢。他父親沒了。」我直跪到搖了鈴纔起來。嫻英還是顧着我笑。



這年又開運動會。我們表演跳舞。我被派着和嫻英一組。我們倆攜着手。舞旁的人都嘲笑。有一回她急了。不由分說把我打我。莫名其妙。要哭了。她又安慰我。騙我快活。從此她和我親密了。處處照顧我。

到了年底。我和嫻英特別升到四年級。她有一次寫差了一個字。同學們都道她寫差了。我也道：「寫差了。」她紅着臉。瞋眼。喝道：「縹夷。你升上了。就算他們一起的。了嗎？」我就縮住嘴。不迭。

暑假裏。我們都畢業了。我進了高小。她在家學習女紅。我們以後看見了。又像笑。又不像。

### 陳述之回味

笑也不叫應。就生疏了。

### (二)

那時新學制沒有施行。小學七年。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初小和高小分開的。初小是男女同校。高小男女分校制。所以我們都星散了。我們不時常會面。會面了。又不理。然而在這不理之間。倒越見得多情。

我十二歲的下半。忽然覺悟愛情了。我自己想：「只有以琴的美麗。才當得我。」嫻英。景權。翠筠。也還可稱美。不過她們都長我三歲五歲。我的希望。就委在以琴身上。十三歲的元旦。我和滌川在城上閒逛。以琴



陳迹之回味

和她父親母親也在那裏。我不和以琴理會。自和滌川講話有些小孩子們把茅草燃燒。那火逞着風勢一路朝東滌川一脚一脚的踏想熄滅牠。這火一路延長出去那裏止得住。我想在以琴面前撐個幌子就引一句孟子裏的話對滌川說「一杯水怎救得一車薪的火呢」有一處那火延着了一個柴坑。我和滌川講「誰作下這個孽那鬼一定要尋他呢」以琴插嘴道「朱縲夷你去救熄牠呀」我回道「不聽牠燒着棺材待這鬼自己去尋着了使放火的人害病罷」我們走了一程回家他們也回去了。

我這次回家很自歡喜。一會子想想又覺慚愧起來了。我想「我不該咬文嚼字落了俗套。豈不要受以琴誹薄。我又不該這般出言放蕩。顯得我輕薄」所以我轉覺得不自在。起來一想「後來很有機會挽回不要被母親察出了神情盤問起來倒不好回說」好在停一回忘却了。一條小橋上我和以琴有一天碰着了。她和兩個弟弟北面來。她向我笑笑。側了身子讓我先過。我此時這心兒忐忑那裏敢把正眼覷她。更別講招呼了我歸途上自己責備懊悔。決定以後倘看見她。定要叫她一聲好容。



易得了機會又和她碰着可是只有心跳目  
逃的分兒總是訕訕地走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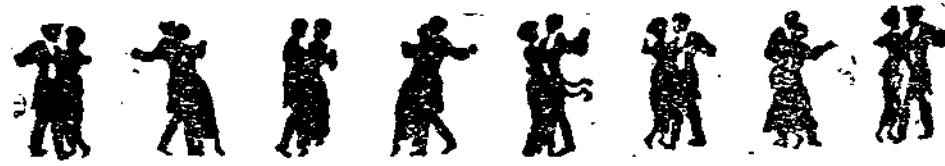
她聽了她姑娘的話把髮辮剪掉了（因她  
姑娘這般裝束我所以這般推測）和幾個  
人過我家後門我那時斜站在門檻邊幾個  
小孩子高聲笑道「看呵這個男不像男女  
不像女好像尼姑一般的」她笑着漲紅了  
臉真像芙蓉一般的美

這年暑假裏我從上海回來一天晚間我正  
浴罷赤了膊在橋上乘涼我回頭看見以琴  
走過我心兒蕩下一蕩繼續的跳個不住我  
見她一步高一步低的我料她心兒正和我

### 陳迹之回味

一樣

念三是火神生日我到火神廟裏燒香有幾  
個人從廟裏出來一路談講「……這是：  
朱以……什麼」我只疑是她弟弟以揚進  
了山門第一個景象觸進眼簾便是以琴和  
景權景權底母親我望了一望再不敢第二  
望在這一望裏頭把三人影象都收入眼簾  
以琴和以前裝束完全兩樣了圓領的單衫  
套裙高高吊起一身的白我暗暗贊她美我  
聽見過景權在杭州讀書現在調到蘇州了  
我推測以琴一定也在蘇州她們眼線都朝  
別處只有景權的母親一眼不閃的望着我



陳迹之回味

我的眼線接觸了一驚非同小可這沒用的  
心兒又跳得把腸臟都震動眼睛的視察力  
也失効了瞎跌瞎撞的好容易經過她們回  
家時把鏡子照照幸虧清早的氣色還不輸

她心裏安慰了些  
以後怎樣還沒有成陳迹或者有機會繼續  
這回味。

閨詞

嵌詞牌

愁醉

薄醉思他侶闌邊。蝶戀花。魚遊春水。樂暈頰散餘霞。  
鳳棲梧。葉落桂粟。醞天香。隔水淒涼。調催人玉簫涼。  
雙頭蓮。欲放綠蓋。舞風輕。荷葉盃中。酒尼郎。醉太平。  
低唱阿那曲。遊人駐馬聽。茜紗窗。恨薄韻繞柳梢青。  
何處春光好。瑤臺第一層。念奴嬌。又怯莫再剔銀燈。  
明月生南浦。同登百尺樓。鵲橋仙。眷屬和唱。聖無憂。  
玉漏遲。渾滴闌干萬里心。礎喧秋夜。月人猶醉。花陰  
極目望江南。惜奴嬌。復愁臨春風。嬈娜無語怨三三。  
未入陽臺夢。瀟瀟雨滴簷。瓶花疎影瘦。悄映水晶簾。  
盛損眉峯碧。江亭怨。去帆賣花聲。聒耳禁得醉思凡。



車中的雜碎

再鐘

春光來得還未久。可是他在無形中努力地施設他了。

神秘的春的事業和色彩。進行得十分神速。眨眨眼在忽的又是暮春三月了。

往杭州去的香客和遊人。都認爲這三月中間是最

可是在平時來往。我每次總想在那列車裏找些小說的資料。但細細的加以觀察。總覺得很是平淡無奇。毫沒意味。這次却被我找到些兒了。

適宜的時期。大家呼朋引類的約定了日期前往禮

這天大約是在三月中旬罷。我是性喜晨睡的人。這

佛遊湖。因此滬杭車裏的乘客。沒一天不擠得沒有

天因爲要還家。一大早便起身了。洗過了臉胡亂喫

插足之地的。我是滬杭車的老客人。（是老友徐卓

些點心。便一逕到車站上去趁車。我買的是三等票。

呆說的）對於滬杭車裏的情形。自然很是熟悉的

出了月台看正三等列車走上去。只見先來的乘客

已經擁擠得什麼似的。大家緊貼着身子把座位占據的不留隙地。有些因為找不到空位子。兀自站立着。我四面周繞望了一望。總只是烏層層的擠着。我自己忖道。今天是不能得到我的位置了。我就站一回兒罷。這天好在並沒帶得呆重的行李。手裏只攜着一件小皮包。裏面放着些詩集和稿子。幾種輕軟的東西。站着也並不感到不便。只是耳中被那車中乘客的喧擾的聲浪鬧得幾乎要昏了。在這樣的擁擠的車廂裏。茶房們却很不憚煩的從人叢中鑽來鑽去。手中拿着幾壺已經泡成的茶向乘客們攬攬。茶房們受了生活的壓迫和金錢的使命。也是出於無奈。並不是有意要這樣的麻煩啊。後來一個茶房

走到我的面前。帶笑着問道。先生。要茶麼。我回道。便要。只是沒有坐位。難道把茶壺擎在手裏不成。茶房立刻笑着道。不妨事的。我替先生找一個坐位。好不好。我自然說道。那麼你去替我找罷。找到了我就要你的茶。茶房一聽到我說要他的茶。他便很滿意的走過去找位置。好容易不上幾分鐘。他便在人叢中。高伸着手招我道。先生。快請過來罷。這裏騰出一個坐位來了。我當下便從兩旁對面密坐着的乘客中間。距離不滿一寸的走道擠進去。彷彿在狹街中走着的一般。經過了三四個窗眼的地方。才到了茶房站立的所在。茶房見我到了。便指着一個人從躺着起來的空位上說道。先生。這裏不是空着麼。我

說了一聲多謝你立刻便坐上去。茶房同時把一壺茶放在我的身旁。很匆促的反身走開了。這當兒那個躺着被茶房催起來的乘客。屢次回過頭來向我瞧着。臉上露出一種對於我不滿意的神氣。我明白他一定因爲我侵占他的穩睡的地位而憎惡我。我只是裝作全沒覺得似的向別處瞻望。從這人的狀態觀察起來。大約是個商人在這樣擁擠的時候。還有許多人站着沒有坐位。他偏偏一些不顧。只求自己的適意。像這種人大約平時在家裏和他老婆睡的床地位很是窄小。晚上從不會得到直挺着脚。舒服的睡過的。所以到了火車裏。一看見坐位。很是寬暢。并且還漆得非常光緻。因此便喜心翻倒不

再計及一切。躺下來領略這車廂裏暫時的舒適。好比那紅樓夢上所說的劉老老進大觀園。一身窮骨頭。一旦見了那種富麗的景象。早就樂得不可開交。巴不得永遠住在那裏呢。

這時候車子已經在五分鐘前開了。車廂中的人語聲。已是鬧得并成一團。現在又添上了車輪擊着鐵道聲。格外覺得紛擾了。

我一個人默坐在人叢中。人們儘自談笑着。我却鬧中取靜。覺得眼前的形形色色。都是我筆尖上的資料。在我對面坐着的一夥兒三個人。一個是工頭般的男子。一個是中年的婦女。一個四五十之間的婦女。這三個人。大約是到杭州去進香的。中年婦女最

喜說話。他講話的速率似乎比火車還快些。他坐的地位貼近在男子的旁邊。男子有時望別處瞧着他。便拉住男子的衣袖和他扳談。聽他們談天的聲口。完全是純粹的浦東音。那個四五十之間的婦女。臉上是早印着紀年的皺紋了。膚色也很黯黑。足上穿着一雙蘋果綠的緞鞋。和那些妙齡時代的時髦女郎所穿的絲毫沒有分別。要是單看他的脚部。一定要疑他是個妙齡女郎了。他時時舉起一足來。自己瞧着他的緞鞋。很含着讚美和自豪的意思。他這次到杭州去進香。一定可以得到菩薩的善哉善哉的讚美詞。咧。我看了暗暗覺得好笑。又想到奢侈的狂潮到處都會波及。像這個醜老的婦人。也會弄出這

樣的作怪來。在他自己何嘗覺到不配啊。他只以為穿出這雙緞鞋。人人都要讚美他呢。而他這一天的興趣。完全是因為這雙緞鞋而鼓動他的罷。火車將近到松江了。從車窗裏望出去。漸漸露出城市的氣象來了。這當兒。那個中年婦人指着窗外很露出奇訝的神氣。問那男子道。你瞧罷。這座屋子。怎麼這般的講究啊。我聽了便也隨着那婦人所指的房屋望了一眼。原來這座屋子的墻垣上繪着人丹的廣告。那男子便笑着道。這是商店裏攪攪生意的廣告。並不是房主人自己把他畫上的。并且商店裏一經牆上畫了廣告。每年還要供給房主人幾百塊錢的租金。咧。（鈍根按。內地牆壁廣告地位年租。不過三五

元而已。那中年婦女和穿緞鞋的老醜的婦人同時都詫訝的說道。有這麼便宜的事麼。那男子笑道。便宜便是便宜。要是遇到有錢的房主人還不許畫上去呢。中年婦人道。真的麼。那我要是自己有了屋子。即使家有千萬的家財。也一定情願給他們把廣告畫上。坐收那每年幾百塊錢的租金咧。……火車在松江站上停了幾分鐘。又向前開行了。

我在無意中聽得和我距離十來個位置的幾個乘客。正在高談闊論。比其餘的乘客的談話聲。格外來得響亮。我便循着這派聲浪把視線專注在那裏。只見有一個帶有政界色彩的中年男子。翹着入時的八字鬚。鼻上架着金邊的眼鏡。這天因爲天氣很熱。

外衣是褪下了。露出一身皺紗或是線春的同顏色的褲襖。因爲我坐的地方和他距離較遠。所以對於他身上所穿褲襖的質料。不甚看得清楚。那個男子的左旁坐着一個很有姿色的女子。裝束在新舊之間。女子的左旁坐的是一個老婦。精神很是鑠鑠。男子的右旁坐着一個和尚。對面是一個少年坐在那裏。五個人就他們談話的範圍而可斷定他們是一夥兒的。那少年穿着一身哩噠的衣服。並不戴着帽子。露着最流行的圓頂髮。手裏拿着一本記事冊和一枝自來水筆。一面和那中年男子談着天。遇到間斷的當兒。他便把自來水筆在記事冊上胡亂地寫着。彷彿新聞記者在會場上記錄會場情形的一

般。他寫的時候。必定把身子站了起來。似乎恐怕車中的乘客不能看見他那種態度。而特地站起來給人們看得清楚。或者他的自來水筆和紀念冊。是在近來新買到的。所以他一定要使大家見見。表示他的光榮。這大約是我第二種的猜想。比較更爲確切罷。我看這個少年的情形。早引起我觀察的興味了。他們談天的經過。是已經有了多時了。在我沒有注意以前。他們說的什麼。我完全不知道。所以我現在聽到的。也只能算是他們談話中的片段的紀述罷了。我雖然一連把他們一夥兒五個一齊描寫出來。其實其中談話的主要人物。却只有中年男子和少年兩個。其餘的不過在中間湊上幾句罷了。我注意

聽他們的時候。正在談及火車的問題。中年男子起初說。好厭氣啊。這滬杭車的路線總算是短極了。但還覺得濡緩。何怪我從前在黑龍江的時候。有一次。在火車裏過了五日五夜。沉悶得幾乎要中途跳下去。那少年一聽到中年男子的話兒。便接上去說道。火車的速率快是快到極點了。要是再想增加他的速率。在科學上恐怕做不到罷。不過我以為火車上應該添上些娛樂的事情。那麼雖是萬里長途。乘客們得到娛樂的興趣。無形中自然可以減少許多厭氣了。現在像西伯利亞鐵道上。火車裏備有影戲館。網球場。旅館。浴堂。以及跑馬場等。使乘客們可以借此消遣長途的寂寞。要是各處的鐵道。都照這樣辦。

那。刻。行。了。隨。又。說。到。世。界。上。各。處。有。名。的。鐵。道。某。處。通。某。處。某。處。的。車。站。是。怎。樣。的。似。乎。已。經。親。到。各。處。遊。歷。過。的。一。般。誇。示。他。熟。悉。世。界。的。地。理。他。一。頭。說。早。引。動。那。其。餘。的。人。咋。舌。不。置。而。那。個。和。尙。更。是。納。罕。少。年。說。的。話。是。非。常。流。利。而。能。動。人。的。况。且。他。現。在。所。說。的。都。是。人。們。聞。所。未。聞。的。話。呢。後。來。少。年。又。就。沿。路。的。地。勢。說。得。十。分。起。勁。他。說。的。時。候。不。住。的。把。一。手。執。着。的。自。來。水。筆。隨。着。手。表。演。出。種。種。姿。勢。來。於。是。車。廂。裏。的。許。多。乘。客。中。大。多。數。都。看。見。他。的。自。來。水。筆。了。少。年。說。了。好。久。我。也。記。不。清。楚。他。所。說。的。話。了。

此。外。還。有。許。多。到。杭。州。去。進。香。的。村。嫗。項。上。都。掛。着。一。只。黃。布。袋。袋。上。寫。着。朝。山。進。香。四。個。黑。字。手。裏。各。

### 車中的雜碎

各。握。了。一。串。牟。尼。珠。嘴。裏。喃。喃。不。住。的。念。着。佛。號。人。們。見。了。他。們。都。表。示。厭。惡。的。樣。子。有。幾。個。村。嫗。坐。在。和。我。相。近。的。地。方。我。看。見。他。們。嘴。裏。一。停。了。佛。號。彼。此。就。三。長。兩。短。的。說。人。背。後。的。壞。話。了。

車。廂。裏。也。有。女。學。生。模。樣。的。女。子。同。伴。中。彼。此。用。英。語。來。講。話。時。常。帶。有。H。和。W。兩。種。縮。音。字。不。知。道。他。們。說。的。究。竟。是。什。麼。話。我。不。懂。英。語。只。聽。出。這。兩。個。字。母。來。他。們。談。話。的。狀。態。都。很。活。潑。而。帶。着。戲。弄。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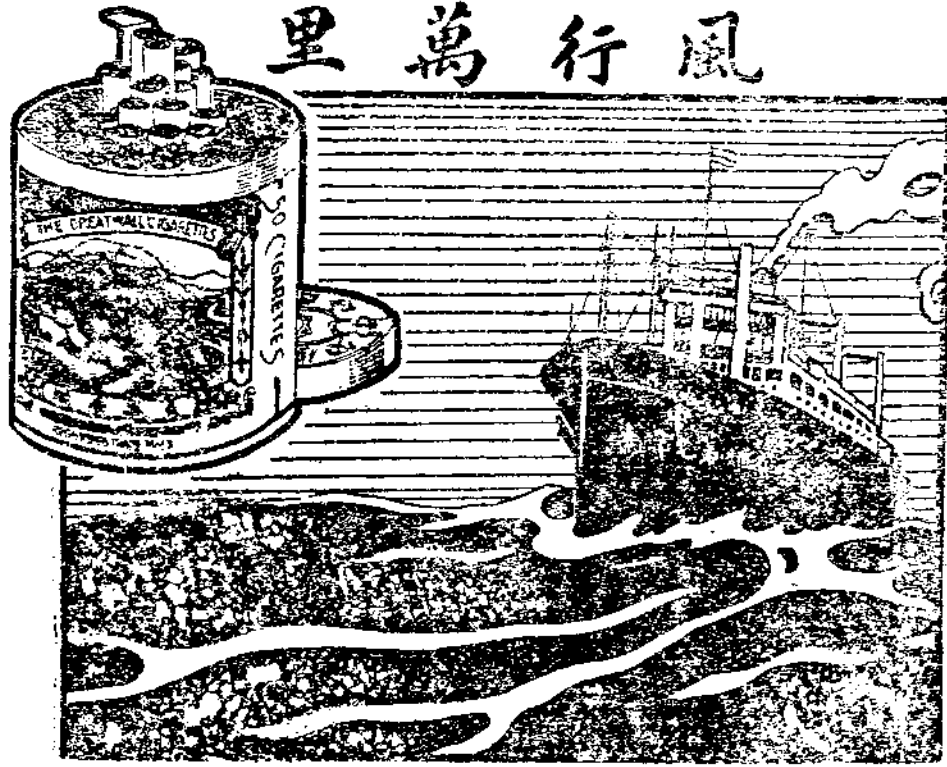
這。天。我。在。車。廂。中。所。聞。見。的。可。也。不。少。了。要。是。我。也。是。往。杭。州。去。的。話。那。麼。所。以。得。到。的。資。料。一。定。還。不。止。這。幾。件。可。惜。火。車。進。行。得。很。快。不。久。就。達。到。我。家。鄉。的。所。在。了。

(完)

貨國等高

# 煙香城長大

里萬行風



先哲有名言。長城國之寶。今有長城烟。尤令人傾倒。色鮮味更佳。遠近馳名早。諸君吸此烟。可以解煩惱。實業賴以興。利權賴以保。寄語愛國。人。毋忘此烟草。

司公草烟弟兄洋南國中





### 真假新孃 (五)

Anline Cole原著  
馬二先生譯述

麥絲丹把一幅很美麗的面網覆在頭上。又一眼看到桌上所陳列的許多餽贈品中的一隻小旅行鐘上。却見預定出發赴教堂的鐘點已經過了。於是轉身到了房門看時。却又並不見那預先約定俟賴飛預備停當便來送信知照的女僕來。這却是那女僕遲了啊。

又過了幾分時。她便開了房門。逕到樓梯口。心中總覺得似乎有些不祥的預兆。莫非姑母愛德梨又病倒了嗎。此時她覺得這宅中似乎很岑寂的。靜悄悄的彷彿一點聲動都沒有。再向樓下大廳的門側一張。也是半個人影都沒有。這却是什麼緣故呢。她於是把後面拖曳的長裾。用手撩起。跑下樓來。不防樓梯剛盡。却與一個廚子劈面相遇。那廚子看見她。彷彿遇見了鬼一般。現出很爲詫異的樣子。麥絲丹向廚子喊着名字問道。「詹木。有什麼事嗎。是不是我姑母又病了呢。爲什麼那女僕不來通知我一聲呢。」

那廚子依然瞪着眼向她楞着。停了片晌。方纔斷斷續續的說道。「但是……但是……麥絲丹小姐。你爲什麼又回來了。」麥絲丹詫異道。「你說什麼。」那廚子說道。「什麼。小姐你與賴飛先生已於一刻鐘前同車去了。我以爲你此時正在教堂中行結婚禮呢。」

你是看見我們二人同車赴教堂去了嗎。麥絲丹嘴中嚼念着。忽然一件可怕的思想兜上心來。耳中彷彿聽見「兩年了」三個字。哦。這却是奇怪。不可思議。莫非那惠來連已經刑期滿了。釋出監牢前來實行報仇的手段嗎。是了。是了。她越想越覺得是這樣一回事了。因吩咐那廚子。火速向外面僱一輛汽車。越快越好。她一面急得什麼似的。果然不到一二分鐘。那廚子已把車僱來了。開到大門首了。她又吩咐詹木說。「你告訴車夫。開向那教堂去。越快越好。」說畢。急速上了車。她坐在車上。祇覺那車走得太慢。如同虫爬一般。心中着急非常。想道。「祇因爲不幸與那女人生得相貌一樣。當年已經吃了一個大虧。却不料現在居然還有第二次。倘是那女人果然來假冒時。她穿了結婚禮服。戴了面網。那竟難以看出真僞。豈不被她瞞過。如何是好。」她心中這樣亂想。在車中的時間直彷彿有一年之久。容好易那車到了那指定結婚的教堂門首了。麥絲丹下了車。就看見有一大羣觀禮的人們。衆人見了她。立刻讓出一條路來。她連忙上了階。

從那弧形門走進去。又經過一重極高大的門。到了長暗的甬道。却見陰沉沉的。沒有一個人影。她心中又轉念道。「難道婚禮已經舉行過了嗎。」正在猶豫沈吟間。忽聽見身後有種種喧譁聲。出於石砌牆內。她方想到這教堂牆壁間。原有一門。使用手向那牆上推了一推。果然那牆上現出門來。她走進去一瞧。登時又彷彿是入了夢境似的。

她瞧見一羣人。聚集在這屋裏。賴飛與姑母愛德梨。還有幾位親友。和一個身材面貌都與她自己一般的女子。不用說。那便是當年欺騙她。被偵探捉去。如今期滿釋出的惠來連了。却見她也穿着新婚的衣服。與自己的無二。也戴着白色織銀的面網。看見她來。却把面網向頭上掀起。露出臉來。望着她笑了一笑。現出一種得意成功的神氣。那隻掀面網的左手第三指上。還露出光亮亮一隻結婚戒指。

此時麥絲丹反而心灰氣急。不知道怎樣是好。明明眼着那站在左邊的女子。是一個與自己相貌相似的積賊。却當面把自己所愛的丈夫都偷去了。她失望。氣憤。怎樣方可辨明呢。那女人與自己委實一般無二。那女人立在賴飛一傍。宛然是自己的影子。休說傍人。連自己也分別不出真假來。

在這羣衆驚疑無聲的當兒裏。還是那位牧師第一個開口說。「來的這位女子是誰。」祇見惠來連朗聲

回答說：「這便是那曾經哄騙利用我的女人。她新近從監牢裏出來的。」這種冷刻的聲調，直使麥絲丹聽了，有口難分，作聲不得。她失望極了，萬萬沒有法子想了，祇得轉面向着賴飛。畢竟賴飛和她在一起相處日久了，彼此間十分熟識清晰，必然可以分辨得出來。誰真誰假，果然不片時。賴飛的眼光和她的眼光一觸，賴飛不覺失聲喊道：「麥絲丹！」說着他已走近她身傍，向她一握手，即摟於臂間，說：「這纔是真的麥絲丹了。難道我竟與那假冒的結婚了嗎？」

惠來連此時聽了，却猶笑了一聲，說：「假冒的。這事須得有憑證，看看誰是假冒的。」說着，便伸手從衣底取出一張字據來，送在牧師的面前，說：「這是我的證明書，叫那個女子也拿出憑證來。」那牧師接過那張字據，反覆看了一看，問賴飛和麥絲丹說道：「這是一張商業上的證明書，名字是麥絲丹。」這話立刻提醒了麥絲丹，纔回想到當初赴加立德跳舞會的那一晚，曾把自己的荐書交與惠來連，不曾收回來，因不覺失聲喊道：「那證明書原是我的啊！」賴飛拍着她的肩頭，安慰道：「不必害怕，我和那女人的婚約當然可以宣告無效。」

在這齣劇中劇情緊張的時候，忽然來了救星，祇聽得人聲嘈雜，從外面進來了幾個人，麥絲丹連忙側身

讓出路。祇見劈面立着一個人。依稀有些面善。想起來了。正是當年在加立德跳舞會中拘拿她的那個偵探。當下那偵探向賴飛說道。「賴飛先生所認的不錯。那個女賊居然又到這裏來了。」因指着惠來連道。「這個女人早已嫁過丈夫。她的丈夫便是那汽車夫。我們已探得底細。她與她的丈夫串同一氣。假扮新娘。她的丈夫便開車把她與你一同載到此處來了。」

真假新孃



他們共指着說「那汽車夫便是她的丈夫與之串通一氣。這下這畫」

說畢。從袋中取出一張拘票。送向牧師前看過。說。「這便是拘捕證。」因回頭向帶來的兩名很精悍的警察吩咐道。「把那女人拖了走。」那惠來連雖然起先是滿面怒容的。此時却無法抵抗。祇得被警察拖了走。賴飛與麥絲丹此時方纔行結婚禮。一禮拜之後。惠來連的罪案。又經法庭判定了。賴飛和麥絲丹。却是夫婦唱隨。甚為和樂。

(完)

詩 趣

愁 醉

黎山老母之新徒弟

倩女離魂幻死生。玄機問孰得分明。雖然辟穀辭烟火。未必能逃未免情。

醋海風波

娓娓花間話。唧唧舊時梁。燕喜相逢疇知。一片酸風起。三禮拜來六點鐘。

曲辮子亂點鴛鴦譜

世事原無澈底清。漫言瑣屑女兒情。姻緣簿上模糊帳。不是胡塗算不成。

金蓮慘劇

宵娘遺毒抹天真。母也何心不諒人。信是禍從根脚起。可憐斷送自由身。

北京之神教

新添宗教一極。杖東有雷神。北佛爺戴月披星。爭赴會其間。秘奧料無遮。

海外多怨女

曠夫觸目曾皆是。怨女成羣寄外洋。安得老天成好事。憑風吹攏作鴛鴦。

奔未婚妻之喪

美眷垂成竟未成。枉從鴛牒掛虛名。祇餘一片亭亭影。聊遣望梅止渴情。

奉妓之新頭銜

大好頭銜畢業生。又香又豔又文明。臨風題贈風流句。仄仄平平仄仄平。

偵探  
小說  
窗中怪影錄

(續)

By J. Preterrie Thorne.

張碧梧譯



第五章

第二天的早晨。李來德案的最後一幕。接着便開演了。那個姓曹的中國人。領着一個姓樊的中國人。到警察總署來尋賴樂詩。署中人回答說。賴樂詩正在偵探長戈蘭的辦公處。這姓曹的中國人便再領着他的同伴尋到那裏。那裏自然有人接應。問明他的姓名。進去通報。這時候賴樂詩正在裏面。和兩個人

窗中怪影錄

有重要的談話。一聽見有個姓曹的中國人來尋他。他的神經上好似受了重大的刺激。立刻跳起身來。飛跑到外面。見了姓曹的。忙伸出手去和他握手。臉上露出非常愉快的笑容。兩人立談少頃。賴樂詩便分付手下人。把姓樊的管押起來。一面領着姓曹的同到戈蘭的辦公室中。並替他介紹道。偵探長。這位是曹先生。他是我生平最要好的朋友。我和他所以

結識的原因。早已告訴過你。你諒必記得。他曾允許過我。替我去搜尋那個姓樊的中國人。如今他已把姓樊的尋到。並已帶到這裏。我已分付管押起來了。姓曹的接着便道。今天我能會見先前是第九十一旅的大佐。現在是偵探長的戈蘭先生。實在非常榮幸。先前你在前敵軍中建立的功勳。我本景仰已久。了。戈蘭答道。你這番獎飾。我何敢當。我們雖是今天初次會面。但可算是神交已久。你的爲人和事業。賴樂詩固已詳細告訴過我。其實講起來。當初我成軍法國時。早已曉得……姓曹的道。偵探長。從前的事。稍緩再細談罷。你幾時有閒暇工夫。祇須招呼我一聲。我定當趨前領教。現在我想你亟要談論的。必

是那姓樊的事。我們便直接講這回事罷。戈蘭道。很好。他所做的事。我正要趕快問個明白。姓曹的道。我已把那姓樊的帶到這裏。你倘有話問他。他自當明白答覆。自當照直答覆。我並敢保證他不敢說一句假話。祇是你必須要我充當繙譯的。因爲他不能說流利的英語。你若和他直接問答。必不能叫你滿意的。關於雕刻家李來德慘死的事。昨天我已詳細問過他。他又問明李來德的死狀。着實可憐他主人死得太慘。戈蘭道。那末並不是他害死他主人的了。姓曹的道。是的。他說他委實不敢做這種慘酷的事。第一個證據。他從主人家走出的時候。是在五日午後五點鐘。據你們的偵查。已判明李來德是在那天七



點鐘後死的。從這時間上講來。李來德之死。當然和他無有關係了。不過這個證據還不能算是首要的。再有別的首要證據呢。戈蘭忙問道。甚麼纔是首要證據呢。姓曹的道。因為李來德並非被人害死的。戈蘭受了一震道。怎麼說。他不是被人害死的麼。但我們所搜集的種種證據。都足能證明他是被人害死的啊。姓曹的道。這話固然不錯。照表面的情形看來。他自然是被人害死的。其實他另有致死的真因。戈蘭道。那末請你把姓樊的告訴你的話。從頭到尾。對我們覆說一遍。倘沒有必須要立刻問明的話。我們定不開口。以免打斷你的話頭。曹先生。請你說罷。姓曹的便道。我是受了賴樂詩先生的委託。纔去訪查

這姓樊的所在。這個諒賴樂詩先生早已對你講過了。我訪查他的種種經過情形。無關重要。不必細說。以免耗費光陰。當我尋到他時。他正在包特蘭城外公園裏。幫人工作。我當即走上前去。一些不會費事。把他捉住。再叫他把他所曉得的事。一一的告訴給我。戈蘭道。原來如此。李來德並非被人謀害而死的原因。請你快些說出來罷。我已心急萬分了。姓曹的道。你既這樣性急。待我刪繁就簡的告訴你。李來德之死。實是死在一條蛇的身上。戈蘭失聲道。蛇麼。又提起蛇來了。姓曹的道。又提起麼。我怕未必……戈蘭接着道。昨天魏慕義醫生纔告訴我們。他說本案和一條蛇。必有密切的關係。不想今天你便來證

明他這話……他怎會曉得本案和蛇有關係。停一會兒。我再說給你聽。此刻請你先說下去罷。姓曹的再道。姓樊的離開他主人李來德。也是因為這一條蛇。原來姓樊的最是怕蛇。不論那一種蛇。又不論蛇的大小。他見了。都很害怕。而况這一條蛇又非常長大。他自然是萬分害怕了。這條蛇足有二丈多長。蛇身周圍的大小。和人身差仿不多。那末蛇身收縮力的偉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據姓樊的說。這一條蛇本是一位雙桅船船主從南美洲帶到西雅圖來的。戈蘭忙問道。難道是這位船主特地帶這條大蛇回來。預備害死李來德的麼。姓曹的道。不是的。你聽我說下去呀。那隻雙桅船——船名包贏——的船主。

因為船上老鼠太多。鼠多船翻。向來有這忌諱。他更想把這條大蛇養在船上。好滅除老鼠。在開船之先。水手們都不曉得。直到開行了兩天之後。他們方纔看見。都非常害怕。一同去要求船主。立刻把蛇殺死。船主原不敢違拘衆意。但忽想到這種大蛇。動物學家一定肯出重價收買的。倘帶回西雅圖後。不愁沒有人來買。準可賺一筆錢。便不肯容納水手們的要求。祇允通融辦理。把蛇鎖閉在籠中。不放出來。水手們勉強答應。立刻一齊動手。先用繩子套到蛇身上。再拖進一隻鐵條組成的籠中。這籠是船主本來預備下的。戈蘭道。真有這回事麼。但是……我不該多話。你儘管說下去罷。姓曹的再道。後來那隻雙桅船

行抵西雅圖之後。這一回事。便傳入李來德的耳裏。他說這條大蛇能個做他雕刻的模型。要去買回家來。其實他的真意。是不是祇爲着當做模型。或另有作用。却不得而知。他當卽去和那船主論價。把蛇買了回來。仍關在那隻籠裏。放在他技術室中的壁角裏。直到現在。蛇雖不見。那隻籠子大概仍在那裏呢。戈蘭道。是的。那裏果然有一隻鐵籠。不過籠中有蛇進出的人。應該都能瞧見呀。姓曹的道。這個自然。據姓樊的說。李來德明知這樣的大蛇。別人見了一定害怕。每逢有客人進去。或是用人們進去時。他使用一大塊布遮住那籠子。所以祇有李來德自己。和姓樊的會看見過。別人大概不曉得的。戈蘭自言自語。

### 窗中怪影錄

道。再有德柔也會看見過的。姓曹的仍接着說下去。道。李來德便分付姓樊的。蛇的飲食以及一切必須的照料。都命他去管理。但姓樊的不肯答應。說他向來怕蛇。這樣的大蛇。看了更是害怕。萬萬不敢去服侍。李來德聽了他這話。却不理睬。仍命他去照管。本來李來德是主人。姓樊的是用人。用人祇有服從主人的命令。那裏有提出抗議的餘地呢。不過姓樊的怕蛇。實是根于天性。他雖不敢反抗主人。却也無法能強制天性。無可奈何。便對他主人說。倘定要他去照管大蛇。他只得辭掉生意。他主人一聽這話。勃然大怒。隨手拿起一件東西。照着他的頭拋來。雖未曾打中。但他已曉得主人的意思十分堅決。無可商量。

祇有走的一法。等到了那晚五點鐘時。便走了出來。決意不再回去。便搭夜間十一點五十五分鐘的火車。前往包特蘭去了。所以他主人的死耗。和死時的慘狀。他一些未曾曉得。直到我告訴他之後。他方纔曉得的。偵探長。姓樊的對我講的話。已經說完。你倘不見怪。准許我發表我的意見。我便要說那晚姓樊的走出之後。那條大蛇不知怎的。忽從籠中逃了出來。李來德未曾防備。自然抵禦不住。蛇便裹住他的身體。那末他怎得不死呢。戈蘭沈吟了一下道。是的事實上必是這樣。照這樣說來。李來德之死。和姓樊的也無有關係。應該立刻釋放他纔是。不過總監或須當面再問他一番。姑且留他在這裏耽擱一會罷。

姓曹的道。這是不妨事的。儘管分付他留在這裏便了。你們倘有話問他。縱然一天問好幾次。諒他也決不敢嫌煩。便是我也當服從你們的指揮啊。戈蘭道。你未免說得太客氣了。你這樣幫助我們。我們非常感激。應該向你表示謝意纔是。現在我須把這番情形去報告總監。不能多陪你了。今天晚間。我請你在來發飯店晚餐。不知你可有工夫麼。姓曹的道。既承你的寵召。我怎敢不奉陪。戈蘭道。這就好極了。晚間七點半鐘。準在來發飯店裏再會罷。

### 第六章

警務總監威得聽完戈蘭報告後。說道。這樣說來。那幾塊圓片。自然正是蛇鱗。起頭我們便有這真確的

鐵證。可惜毫未注意。艾達士因接到他們的電話。早就趕到。這時也道。我們真是糊塗極了。不過誰想得。到這幾塊區區的小圓片。和李來德的死竟有直接的關係呢。于此可見探案真不容易。偶一疏忽。便走上了歧路了。如今幸而能個明白。總算是萬幸。祇是有一件事。那個焦迪。我們原是因他犯下殺人之罪。纔去捉拿他。再迎提到西雅圖來。但如今已曉得李來德並非因他死的。等他來到這裏之後。我們應該怎樣對付他呢。哦。有了。我仍可以控告他設計希圖殺人之罪。……戈蘭插言道。艾達士這一層你儘可放心。焦迪再也不能回到西雅圖了。艾達士道。他再也不能回來了麼。怎會不能回來呢。你不是會說已

分付把他釘上鐐銬。仍由『多毛』號原船押解回來麼。戈蘭道。是的。我會分付過的。但他再也不能回來了。艾達士道。這話我實在不懂。他會不能回來呢。戈蘭道。我已接到報告。他已跳到海中溺死了。他必以爲李來德是中了他的奸計死的。他已犯下殺人重罪。如其等受法律的嚴重制裁。不如早些蹈海自盡了。艾達士道。他是跳……戈蘭接着道。是的。他是帶着銬鐐蹈海溺死的。艾達士道。對啊。他不懂得李來德另有致死的原因。自然以爲他是犯下殺人重罪。如今他既畏罪而死。固然是罪有應得。我們並可省了許多事。這倒也罷了。威得道。至于那天夜裏。德柔看見的那個怪物。自然正是那條大蛇。伊却偏

要說是幻覺。大概伊猛然看見一條二丈多長。二尺多粗的大蛇。攢在破碎的玻璃窗中。因驚懼過度。也許不能自信是真的。而疑猜是幻覺。但伊的鎮定工夫。却也着實了得。在那非常驚懼之中。尙能個連發

二鎗。一鎗雖誤中李來德。一鎗諒必正打在蛇身上。所以纔打落下幾片蛇鱗。李來德的睡衣上。纔有蛇的血漬。祇怪我們疎忽。起初未曾注意到這上面。否則這樁案件諒必早就破獲了。  
(完)

最近出版的

校注正國語學生新字典

▲編著新穎 查閱簡便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本書供中等以下學生所用。依民國九年十二月教育部公布之改正國音。逐一用注音字母注明。解釋文字。亦全用國語。凡歧異俗字。另立一欄。以免混雜。而啓閱者之誤會。並有查字法檢字表等。如此完備。如此新穎。可稱字典中之進步。

上海四馬路  
大陸圖書公司  
出版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 社會趣聞

卿須輯

河內洗刷淨盡。後又賠償油瓶一個。少婦始含怒而去。

## ●九千元之大騙案

(北京)

▲貂褂忽變棉花

## ●胡爲乎糞中 (北京)

▲少婦大觸霉頭

某日上午八鐘餘。一青年旗裝少婦。年約二十餘。身穿大紅棉襖。外罩藍布褂。脂粉滿面。非常妖豔。手提一小油瓶。由彰儀門外河灘南。正欲過橋。適對面來一推糞車人。

推車下橋。車夫不慎失足。糞車翻倒。正壓在少婦身上。衣履盡被糞污。油瓶亦碎。面部亦糞蹟斑斑。黃金之色。與脂紅粉白相間。路人哄然大笑。少婦羞憤不勝。扭住車夫。與之理論。車夫向少婦央求多時。少婦始脫下被污衣履。令車夫在

前門外半壁街路。北源豐泰皮局。有俄人二名。購妥白針貂褂一件。言明價銀九千元。隨用帶來之白洋布包妥。並在包皮上用水筆簽字。復買妥灰鼠皮統二件。亦包妥簽字。告明不准掉換。將二包放在一處。復用紙封妥。說明當日下午

二時持錢來取。詎二俄人去後。直至翌晨尙未往取。該舖頓生疑慮。起斷絕交通。室韋縣街長約三里。

### ●妹代姊嫁 (北京)

▲大姨夫作小姨夫

遂將布包拆開。詎料灰鼠統尙在。而貂褂不知俄人用何手術。易以棉花及頭繩一包。舖主驟見被騙。登時吐血倒地。夥伴亦皆驚詫無言。隨即呈請軍警各處。求爲緝捕。均爲白黨。每過河北。卽爲新黨打死。故均不敢回國。專在我境耕種或營商。但獲利均極微。故凡有女兒者。急於出嫁。以輕担負。尤以嫁華人者爲多。祇須供給衣食。他無所求。成婚者不下五十餘起。據縣署考查。由室韋至漠河華男俄婦結婚所生之孩童。十年來不下二千餘人。可知俄國生活之艱難矣。

### ●華俄聯姻 (黑龍江)

▲俄女多嫁於華人

黑龍江西部室韋縣。原稱吉拉林。民國四年始行改縣。與俄屬薩拜喀爾省僅隔額爾古納河。彼岸與

安定門內小二條胡同住戶富姓。有二女。均已成年。長女前已憑媒給與帳帽胡同常姓子爲妻。不料女以常姓家貧。決非佳耦。乃抱定不嫁之心。上月初已屆出閣之期。女誓死反對。綵輿到門。父母促之。則持剪刺喉尋死。老夫婦情急。商諸次女。擬令庖代。次女毅然承諾。登輿而去。過門後。新夫婦情好甚篤。前日回門。長女亦出而相見。忽



觀新郎容貌清秀。性情倜儻。不禁大悔。然已晚矣。

### ●公牘中之催妝詞

(湖南)

▲照例必須等因准此

臨澧縣管獄員黃鶴齡。一翩翩年

少公子也。正值有室之年。昨呈縣

請假歸娶。謂親迎有日。催促言旋。

擬請給假一月。俾得回省完婚等

語。呈上。經徐知事指令云。該員標

梅。屆吉。正丈夫有室之期。奠雁修

儀。有之于歸之樂。今以故鄉冰

泮。下達書來。三星固已在天。一切

准予所請。遙知琴好瑟耽。必極天

倫之樂事。但望春和日麗。早偕伉

儷以同來。至典獄一職。已委第一

科科長任肖梅兼代矣。令下。全署

傳為美談。

### ●早婚笑史

▲十三新婦十七郎

(直隸)

天津西頭沈家胡同居民邵某。賣

油為生。家道向稱小康。不過年逾

半百。膝下猶虛。未免美中不足。遂

於前年過繼一族姪作螟蛉子。乳

名鐵兒。今年已經十七。尙在小學

讀書。邵某愛如己出。無論何事。一

任鐵兒隨心所欲。不加制止。邵抱

孫情切。不願鐵兒死活。託姚媒婆

在河東郭莊子說妥王姓姑娘。年

甫十三。花去百元禮錢。硬為鐵兒

作成買賣式之夫妻。前日迎娶。賓

客盈門。酒闌人散。新郎步入洞房。

下幃就寢。至天將破曉時。新房中

忽大演武劇。邵夫婦從夢中驚醒。

破扉而入。見新郎面血模糊。新婦

裏衣破碎。始悟新婦情竇未開。不

願與面不相識之異性人結合也。

都無法待至清晨將親家母接來。

向新婦多方開導。其事遂寢。

### ●該死的老頭兒

(北京)

#### ▲逼子炊餅

朝陽門外住有文秀者。有一子。年十餘歲。貌詔秀。文因窮極無聊。欲將其子租與某富商為男妾。其子聞知。逃往乃舅張某家中哭訴。張大怒。持手槍向文調罪。文聞風而逃。不知去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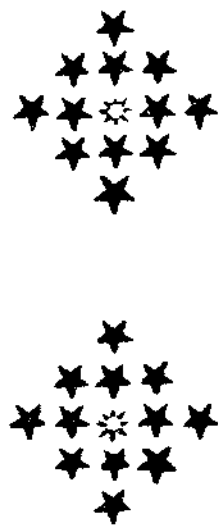
### ●詐尸

(奉天)

#### ▲聞所未聞

懷德縣西門裏路南義合店執事劉殿甲之女。年甫十九。尙未字人。猶閨中之處女也。客春忽染憂鬱之症。醫藥罔效。致成癆疾。不堪救藥。忽於十日與世長辭。當經家屬備棺裝殮。正擬抬出時。忽聞棺中有呼叫之聲。家屬齊集棺旁。以死者必係復活。將棺劈開。見女尸雖有生機。但其形狀與未死前大異。且察其呼嚙之聲。係屬瞠目直呼。

不發一語。家屬驚駭非常。當將比鄰廟中術士延至看視。據云。女尸已死。此係詐尸。係被邪魔所祟之故。可速火焚其尸。以免遺害。家人聞術士言。即將女尸抬赴西門外空地。架木置尸其上。倒油引火。火起時。猶瞠目呼嚙如振云。



#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家概任撰述。仍求

海內宏達。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諸公。踴躍所至。揮寫數行。以示鈞根。尤為歡迎。啟當

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賦

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新聞。亦屬筆記之一種。

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逐來示。有不受酬者。亦請自行

聲明。敝處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干乞

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

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

此例)尚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

如里蔡青社收)

鈞根拜啓

## 廣告刊例

位地	全面刊費	半面刊費
特等	四拾元	拾六元
頭等	叁拾元	拾二元
普通	二十元	拾二元

## 版權有所轉載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十五號出版

社會之花 第一卷 第十六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鈞 根

出版者 蔡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大陸圖書公司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 定價及郵費表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册一角	特刊號 每册一角五分
冊數	本埠 國內郵費	香港 澳門 郵費
全年十八冊	大洋一元九角	一角八分
半年九冊	大洋一元	七角二分
全年廿六冊	大洋三元八角	一元四角四分

# 發售預約

# 實用成語大辭典

●君欲求學力之猛進

●須得完善之參考書

## 本書特色

吾國成語網羅無遺  
 溝通新舊銜治古今  
 體例完善切實  
 注詳明人人通曉  
 分類別類利便  
 編制新穎檢査便捷  
 臨文修札足資良導  
 交際往還可為顧問  
 自修獨習應用無窮

## 預約價目

甲種布面精裝一厚冊  
 ▲定價大洋三元

預約一元五角

乙種紙面洋裝二大冊

▲定價二元四角

預約一元二角

▲外埠另加寄費二角

▲預約本埠陰歷五月十五截止

▲外埠六月十五截止

▲本書准陰歷七月初十出版

印有樣本函索  
 請附郵票一分

預約處 上海四馬路 陸大圖書公司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